



金銀島

Treasure Island

原著

羅拔·史蒂文森

Robert L. Stevenson

戚建邦 / 翻譯及改編

星姆 / 封面插繪

薩那 / 角色插繪





*Fifteen men on the dead man's chest—
Yo-ho-ho, and a bottle of rum!
Drink and the devil had done for the rest—
Yo-ho-ho, and a bottle of rum!*

十五個漢子趴箱子，死人箱子藏秘寶，
唷呵呵唷呵呵，給我來瓶蘭姆酒！
喝吧喝吧盡情喝，酒和魔鬼索殘命，
唷呵呵唷呵呵，給我來瓶蘭姆酒！





目錄 contents

第一章、老海盜	12
第二章、BLACK DOG	19
第三章、木箱的遺物	26
第四章、藏寶圖	35
第五章、海廚師	45
第六章、海盜的陰謀	59
第七章、我的岸上冒險	73

第八章、木寨攻防戰	90
第九章、海上激鬥	104
第十章、席爾法船長	120
第十一章、尋寶	131
第十二章、歸航	145



主要角色簡介

吉姆

Jim Hawkins



本故事的主角，本鮑上將旅店老闆之子。年少的他對大海充滿熱情，跟隨大人展開尋寶的旅程。

鄉紳屈勞尼

Squire Trelawney



富有的紳士和地主，出資及親身參與尋寶之旅。本身也熱愛冒險，非常慷慨大方和信守承諾。



利弗西醫生

Dr. Livesey



很重視理性的醫生，為人審慎，不會做白日夢。

席爾法

Long John Silver



船上的廚師，與綠色的鸚鵡為伍，似乎隱藏甚麼不可告人的秘密。



斯摩烈船長
Captain Smollett



伊斯帕紐拉號的船長，與吉姆等人踏上尋寶之旅。

比爾·龐斯
Billy Bones



投宿本鮑上將旅店的老海員，對人非常無禮及粗魯。他經常把吉姆當跑腿，卻拖欠承諾給他的酬勞（事實上他連旅館的房租也要賒帳）。



黑狗
Black Do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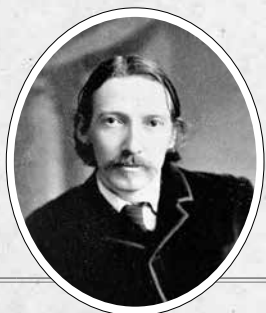
比爾的仇家。

班·庚
Ben Gunn



被放逐到荒島的海盜，外表像野人一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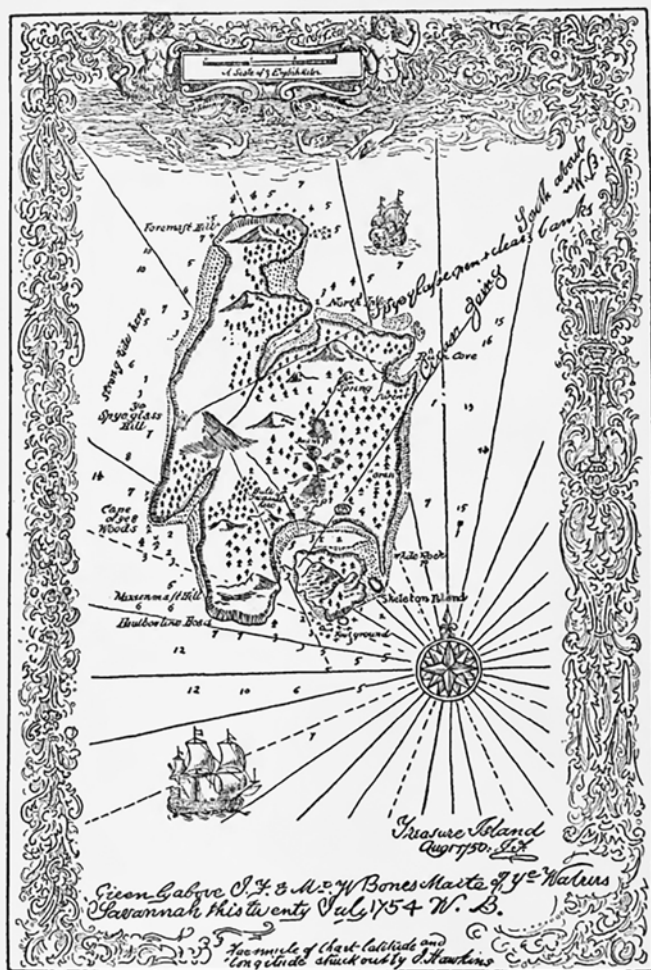
The Author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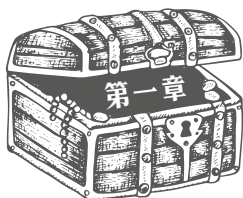
羅拔·史蒂文森
Robert L. Stevenson

(1850-1894)

蘇格蘭小說家，英國文學新浪漫主義的代表之一。祖先都是周遊列國的燈塔設計師，讓他遺傳到熱愛冒險、喜愛海洋的性格。其作品深受兒童和大眾愛戴，代表作有《金銀島》和《化身博士》。



《金銀島》初版的藏寶圖，首次發表於1883年。



老海盜

鄉紳屈勞尼、利弗西醫生及其他倖存者希望我把金銀島的故事寫下來，除了島的位置，一切經歷都毫無保留公開。我不可以揭露島的位置，是因為島上還有寶藏。

我於一七XX年動筆，當時我爸經營「**本鮑上將旅店**」，而一切就從臉帶刀疤的老水手踏入旅店的一刻說起。

我清楚記得，老水手和一個推着大木箱的人出現，慢慢走向我們的旅店。那個大木箱應該裝着衣物，就是海員專用的行李箱。老水手身材高壯，栗子

般的深褐肌色，身穿藍色的外套，豬尾辮長得垂落肩膀。他的手掌上傷痕累累，其中一側的臉頰上有刀疤。

老水手一邊吹口哨，一邊環顧四周，然後突然引吭高歌：「十五個漢子趴箱子，死人箱子藏秘寶，啍呵呵啍呵呵，給我來瓶蘭姆酒！」

老水手用一根類似撬棍的棒子敲門，向我爸點了杯蘭姆酒。他小口啜飲，像個鑑賞家般品嚐酒香，目光仍在峭壁與旅店招牌之間遊走。

「好海灣，好酒館。客人多嗎？」他問。

「不多。」我爸回答。

「很好。這地方適合我。我要在這裏住上一段日子。我這個人很簡單，只需要蘭姆酒、培根和蛋，另外我要一間可以望見船港的房間。你問我怎麼稱呼？呵，你可以叫我『船長』。」

老水手一說完，丟下三、四枚金幣。

「租金超過了再跟我說。」

儘管此人衣衫襤褸和嗓音沙啞，他看起來並不像是一般的水手，真的比較像習慣發號施令的大副或

船長。

「老船長」沉默寡言，整天就拿着單筒望遠鏡，在海灣附近逗留或在峭壁上閒晃。到了晚上，他就坐在大廳火堆旁的角落，自顧自喝蘭姆酒。通常他不太理睬跟他搭話的人，只會突然抬頭，惡狠狠地瞪視對方。我們和其他客人很快就學乖了，懶得再去打擾他。

每天散步回來，船長都會問：

「有沒有看來像水手的人路過？」

一開始我們以為他想認識其他海員，後來才發現他是要避開這類人。

每當有海員到訪「**本鮑上將旅店**」，船長就會先躲在門簾後偷看，覺得無礙才出來。但只要有海員留在大堂，他永遠像老鼠一樣不作一聲。

有一天，船長把我拉到一角，低聲道：「小子！我每個月給你一枚銀幣，就四便士吧！你幫我留意，如果有一個『獨腳的水手』出現，你馬上通知我！」

我照着他的意思去做，每當月初我去找他拿錢，他都狠狠瞪着我賴帳。可是，不到一個禮拜，他想清

楚之後，還是會遵守承諾把錢給我。

「要記得幫我注意『獨腳的水手』啊！」

船長口中的獨腳水手是何方神聖？我是個愛想像的孩子，甚至夢見獨腳水手的模樣。在夢中出現的獨腳水手，有時他整根腳斷掉，有時只是膝蓋以下斷掉。有時他化身成怪物，來來回回追着我……老實說，這四便士真不好賺。

有些夜晚，船長喝多了蘭姆酒，他會坐下高唱那些古怪的老海歌，不顧其他客人的感受。有時他會請大家喝酒，強迫別人聽他說故事或唱歌。眾人敢怒不敢言，只能陪他一起唱：「唷呵呵！給我來瓶蘭姆酒！」

但是，最令人害怕的還是他那些故事——**吊死人的酷刑、走船板餵鯊魚的懲罰、海上的超級大風暴、美洲的乾龜群島**，還有發生在西班牙航道上的狂野事蹟。根據船長的說法，他這輩子都在跟世界上最邪惡的傢伙打交道。

我爸擔心船長在場會影響旅店的生意，但我認為未必如此。客人在聽故事時或許會害怕，但事後回想應該會覺得有趣。在沉悶寧靜的鄉村生活，船長為大

家帶來了刺激的故事。

不過船長確實影響到店裏的生意，因為他住了好幾個月，預繳的錢早就超支，但我爸沒有勇氣趕他走。只要提起租金的事，船長就會咆哮大怒，把我爸瞪到自行離開。這番恐懼刻骨銘心，我爸後來鬱鬱而終，多半也跟船長有關。

船長從頭到尾都穿同一套衣服。他在樓上自己補外套，在我印象中，那件外套最後只剩下補丁。他不寫信，也沒收過信，只有在喝醉時會跟人說話。

至於他帶來的大木箱，從來無人知道裏面有甚麼東西。



後來，當我父親生了重病，終於有人敢頂撞船長。

那是一個下午，利弗西醫生前來看診，吃了點午餐，然後留在大堂的休息區抽煙。

船長喝得醉醺醺的，又突然唱起那首奇怪的海歌：「十五個漢子趴箱子，死人箱子藏秘寶，嗨呵呵嗨呵

呵，給我來瓶蘭姆酒！喝吧喝吧盡情喝，酒和魔鬼索殘命，嗨呵呵嗨呵呵，給我來瓶蘭姆酒！」

一開始，我曾以為所謂的「死人箱子」，應該就是他擺在客房裏的大木箱。如今，不僅是我，其他人也不再在乎這首歌的歌詞。

當晚，只有利弗西醫生第一次聽到這首歌，他露出不耐煩的神色，抬頭瞪了船長一眼，然後大聲跟園丁聊天。船長拍桌子要大家安靜，但利弗西醫生繼續抽煙，繼續大聲交談。

船長吼道：「給我安靜！」

「你在叫我安靜嗎，先生？」利弗西不屑地說。

「你打擾到我喝酒！」船長破口大罵。

利弗西諷刺道：「我對你只有一句忠告——先生，如果你繼續那樣喝蘭姆酒，這個世界很快就會少了一個骯髒的惡棍！」

老傢伙怒不可遏，跳起身來，拔出摺疊刀，厲聲恫嚇道：「我要用刀把你釘在牆上！」

利弗西動也不動，以冷靜的語氣說道：「如果你不立刻收起那把刀，我以我的名義發誓，我一定會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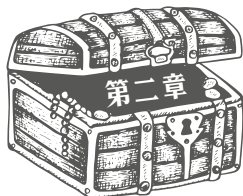
法庭將你送上絞刑台。」

兩人展開眼神交戰，但船長沒多久就收起武器，回到椅子坐下，像條垂頭喪氣的狗般喃喃抱怨。

利弗西得勢不饒人，繼續說：「先生，你聽好了。我不只是醫生，還是這地區的治安官。既然我知道轄區裏有你這種人，我保證會隨時盯着你。如果有人投訴你，就算只是今晚這種不文明的舉動，我也會把你逮捕，驅逐出境。你最好給我安分一點。」

利弗西醫生離開之後，船長當晚沒再惹事，足足乖了好幾個晚上。





BLACK DOG

那年冬天很冷，霜厚風強，一入冬我們就知道父親時日無多，不太可能見到來年的春天。他日漸虛弱，我和母親接手旅店的事務，忙得沒時間理會那個惹人厭的船長。

一月某天，船長起得比平常早，出門去海灘散步，藍外套下垂着彎刀，手臂下夾着望遠鏡。

母親在樓上照顧父親，我在大堂準備早餐。

大門一開，進來一個我沒見過的人。此人膚色蒼白，左手少了兩根手指，儘管佩戴彎刀，看起來卻不像戰士。我向來有在留意海員，不管是一條腿還是兩

條腿。此人看來不像水手，卻帶有大海的氣息。

「你要點甚麼嗎？」我問。

「蘭姆酒吧！」他說。

當我要去拿酒時，他卻坐在桌子上，招手叫我過去。當我走近，就聽到他的問題：「這是我朋友比爾常坐的位子嗎？」

「比爾？誰是比爾？我不認識你這個朋友。」我想了一想，又向着他說：「倒是有位客人常常坐在這位子，我們都叫他『船長』。」

「好吧！比爾自稱船長，這樣說也沒錯。他臉上有疤，脾氣很壞，喝酒後更糟糕……你口中的船長，他的右臉上有刀疤，我說的對不對？是吧！我就說嘛。好了，我朋友比爾在旅店裏嗎？」

「他去散步了。」我回答。

「小伙子，他去哪裏散步了？」

「海岸那邊。船長他應該很快就會回來。」

「哦！我朋友比爾一定很高興見到我的。」

陌生人說這話時神色不善，之後他一直待在旅店的正門附近，像貓埋伏老鼠般偷看店外。

當我走出門外，他立刻叫我回去，我只不過反應稍慢，他就對我聲色俱厲地說：「我也有個兒子，他是我的驕傲。男孩子最重要的就是紀律——小朋友，**紀律**。如果你跟比爾出過海，你就不會要我再講一次。比爾絕不允許這種事，跟他一起出海的人也一樣……小伙子，比爾來了！他還是老模樣，一樣帶着望遠鏡。快跟我躲到門後，給比爾來個驚喜！」

陌生人拉着我退到角落，隱匿在門外看不見的位置。我心裏感到極度不安，而陌生人顯得神情緊張，他這副樣子令我更害怕了。陌生人竟抽出彎刀的刀柄，鬆開刀鞘，同時猛吞口水。

船長終於進門了。

他沒有察覺有異，直接走向擺放早餐的桌子。

「比爾。」陌生人發出沉厚的喊聲。

船長立刻轉身面對我們，臉色霎時慘白，彷彿像見鬼一樣。老實說，看着他在這瞬間老態畢露，我的同情心油然而生。

「好啦，比爾！你認得我吧？你當然認得你的老夥伴吧？」陌生人說。

船長喘着氣道：「黑……狗！」

「不是我是誰？」陌生人的語氣變得較為自在。
「黑狗來看他的老夥伴比爾了。比爾，真是歲月不饒人啊！」

「哼，你找到我了。我就在這裏。說吧！你想怎樣？」船長說。

「我們坐下來，喝杯酒，像老友一樣聊聊天吧！」
黑狗說。

我送酒過去後，就待在吧台偷聽。

他們一開始小聲交談，後來愈講愈激動，我聽見很多髒話，大部分時間都是船長在罵。

「不、不、不！夠了！你如果要動手，那就動手吧！」船長的喊聲傳入我的耳中。

突然間雙方破口大罵，翻倒了桌椅，兵戎相見錚錚噹噹，然後不知是誰發出了一聲慘叫。

說時遲那時快，我看見黑狗奪門而出，船長緊追而上，兩人都握着彎刀。黑狗的左肩正在冒血，船長一到了門口就狠狠揮刀，要不是有招牌擋住，肯定當場砍死黑狗。

黑狗腳程飛快，一溜煙就消失在山丘那邊。

船長站在原地，愣愣地瞪着招牌。

接着，他揉了揉眼，回到店裏，對我說：「吉姆，給我蘭姆酒。」

船長踉蹌晃了一晃，伸手扶牆。

「你受傷了？」我大聲問。

「蘭姆酒！」他又重複一遍：「我得離開這裏了。蘭姆酒！蘭姆酒！」

我衝去倒酒，手忙腳亂，接着聽見大堂傳來重物倒地的巨響。我趕快跑回來，發現船長躺在地上。我母親聽見騷動，也下樓來幫忙。這時候，船長呼吸不順，雙眼緊閉，面如死灰。

「天呀！怎麼會發生這種倒楣事？你爸又重病在身……」

聽到母親這麼說，我也不知道如何是好。

我拿了蘭姆酒過來，嘗試灌入船長的嘴裏，但他緊緊咬牙，下巴硬得跟鐵一樣。

正當我們徬徨無助，利弗西醫生在門口出現了！他剛好來幫我爸看診，正好可以幫忙救一救船長。

「噢，醫生！該怎麼辦？他哪裏受傷了？」

「唔，這不是受傷！」利弗西醫生解釋：「這傢伙中風了。我早就警告過他。好了，霍金斯太太，請上樓去照顧妳的先生，別告訴他下面發生的事。我要想辦法拯救這個一無是處的廢物。吉姆，幫我端個臉盆過來。」

當我端着臉盆回來，利弗西已經撕開船長的衣袖，讓他露出粗壯的胳膊。臂上有好幾個刺青：筆畫工整的「**好運**」、「**順風**」和「**比爾・龐斯**」。肩膀附近的刺青是個絞刑台，有個吊死的男人……我覺得栩栩如生。

「這絞刑台很適合這種人。」利弗西邊說邊摸那個圖案。「現在，比爾・龐斯先生，我們來瞧瞧你的血是甚麼顏色……吉姆，你怕血嗎？」

「不怕。」我說。

「太好了，請幫我拿着臉盆。」利弗西拿刀劃開船長的靜脈血管。

放了一會兒血之後，船長終於睜開眼睛。他一看見利弗西，不禁皺起眉頭，直到看見我在場才鬆了

口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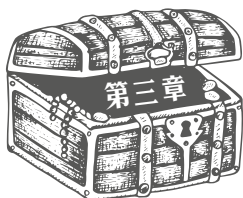
接着，船長臉色一變，勉強撐起上身，驚呼道：
「黑狗呢？」

利弗西說：「這裏沒有黑狗。是你自己喝酒喝到中風。儘管我不情不願，還是把你從鬼門關拉了回來。現在，龐斯先生——」

「別要叫我龐斯！」船長插嘴。

「隨便你。」利弗西回嘴：「我告訴你，一杯蘭姆酒不會要你的命，但只要喝了一杯就會有第二杯，你不戒酒就會死——聽懂了嗎？好了，使點力，我扶你上床。」





木箱的遺物

正午左右，我給船長送藥，也送上了冷飲。但他吵吵嚷嚷，要我幫他拿酒，還說要給我一枚金幣。

利弗西醫生說父親病情惡化，需要靜養。我只想盡快了事，便向船長說：「我不要你的錢，除了你欠我爸的錢。我只幫你拿一杯酒，就只限一杯。」

當我一送上酒，船長立刻搶過來喝光。

「噯，噯，這下好多了。醫生有說我要在床上躺多久嗎？」

「至少一週。」

船長一聽到我這麼說，立刻大呼小叫：「一週？」

不行！到時候他們已經把『**黑帖**』送來啦！我的行蹤已經走漏風聲。那些傢伙保不住自己的東西，就想來搶我的。行船的人豈能不講道義？我不怕他們……所以我要潛逃，來擺他們一道。」

說話的時候，船長欲離床站起，隨即又摔了回去。船長沉吟半晌，才向我說：「吉姆，你有看到今天那個海員嗎？」

「黑狗？」我馬上回應。

「對！黑狗。他是個壞蛋，但還有更壞的……如果我走不了，他們又給我發『**黑帖**』……他們想要的東西，就是我的那個木箱。到時候，你騎馬去找那個無賴醫生，叫他帶齊人手，過來旅店這邊埋伏。你跟他說，來找我的人都是海盜，老弗林特船長的殘黨。」

「海盜！」

「嗯。我曾是老弗林特海盜團的大副，是唯一知道藏寶地點的人……老弗林特船長臨終前，在薩凡納把一切交託給我。吉姆，你暫時別輕舉妄動，等到他們發『**黑帖**』給我，又或者你看見黑狗或獨腳水

手現身，我才需要你幫我報信。」

「黑帖是甚麼東西？」我忍不住問。

「那是海盜的傳票，也可以說是追殺令。吉姆，靠你了，幫我好好盯着……我會想辦法報答你的。」

船長說着說着，很快又昏沉入睡。

我一直在猶豫要不要先向利弗西告密。

世事難料，那天晚上，我父親就過世了。

我和家人既要打點葬禮，又要打理旅店，忙得不可開交，根本沒有時間去管船長的事，他甚至鮮少再在我的腦裏出現。



葬禮隔天，霧茫茫，寒森森。

下午三點左右，我站在門口，思念亡父之際，竟然看到有人緩緩走來。

此人是個瞎子，用拐杖敲擊前方的地面，一條綠布纏住他的雙眼和鼻子。駝背的身軀披着破爛的水手斗篷，連着斗篷的兜帽令他顯得更加畸形。

我從未見過外表這麼可怕的人。

瞎子在旅店外面停步，彷彿對着空氣說話：「哪位好心人可憐我這個盲人，告訴我這裏是哪裏呀？」

「這裏是黑丘灣的本鮑上將旅店。」我跟他說。

「年輕人，我想休息一下，請讓我握住你的手，由你帶進店裏。可以幫幫忙嗎？」

當我伸出手，那個恐怖的瞎子隨即緊緊扣住，像鐵鉗般勒緊我的手。我嚇得連忙後縮，卻被瞎子拉近面前。

「小朋友，帶我去找船長！否則我就折斷你的手。」瞎子扳了一下，令我痛得哇哇大叫。

「這位先生……船長好像變了另一個人，他就算坐着也握着彎刀，我建議你別去惹他……之前有個人——」

瞎子打斷我的話：「走。」

我不敢抵抗，便領着他進入旅店大堂。

未知大禍臨頭的船長正在喝酒，當他一抬起頭，酒意頓時全消。船長作勢起身，但我不認為他夠力氣站起來。

「比爾，坐着別動。」瞎子厲聲道：「我看不見，但耳朵靈光得很。現在公事公辦。小朋友，幫我握住他的左手腕，拉到我的右手這邊！」

我和船長唯有照做。

瞎子拿出一樣東西，放在船長的手中。

「我的事辦完了。」瞎子一說完，就突然放開我，轉身離開旅店。

由大堂到外面的大路，拐杖的敲地聲逐漸遠去。

片刻過後，我跟船長才同時回神。

當我一放開船長的手，他立刻凝視掌心上的東西。

「十點！還剩六個小時。時間不多了……我們要趕快……」

船長一邊大喊，一邊匆匆站起。

不料他突然伸手捂住喉嚨，左搖右晃一下，接着顏面朝下摔倒在地。

我叫母親過來看看，發現船長再度中風，已經回天乏術。

那種感覺很奇特，明明我從不喜歡船長，只是最

近開始同情他，但這時候我竟因為他的死亡而淚流滿面。

喪父之痛尚未釋懷，我又要面對第二個人的死亡。



我把一切告訴了母親。

顯然，我們的處境岌岌可危。

船長的錢——如果他還有剩錢——有部分該付給我們，但船長的仇家肯定不會把錢留給我們。

我想起了船長的遺命，本來要去找利弗西醫生，但那樣做就會留下母親一個人。

最後，我和母親決定一起到附近的小村落求助。

結果沒有村民願意跟我們回去本鮑上將旅店。我們愈描愈黑，他們愈不願離開家門。

原來傳說中的弗林特船長惡名昭彰，隨便一個他的賊夥都能把一般村民嚇破膽。有人願意騎馬去找利弗西醫生，就是沒人肯幫我們看守旅店。村民給了我

們一把手槍，也承諾會幫我們準備逃命的馬匹。

「一群膽小鬼！」我母親怒罵。

就這樣，我們回到旅店，盡快鎖好門窗。

母親想打開船長擺在客房的木箱，便牽住我的手去找鑰匙。

在這個滿月的寒夜，我們盯着船長的遺體。那張在他手中攥緊的圓狀小紙，其中一面塗滿了黑色，如無意外就是所謂的「**黑帖**」。船長死不瞑目，我就在這個死人旁邊跪下，取走那張小紙片一看，發現另外一面有很工整的字跡，寫着：



原來船長一直把鑰匙掛在頸上。

我割斷掛繩拿下鑰匙之後，便跟母親上樓打開那個大木箱。

木箱裏有一套上好的衣物，還有象限儀、錫罐、幾根香煙、兩把手槍、銀鏈子、老舊的西班牙懷錶、一些廉價首飾……大部分都是外國貨。此外還有兩個銅羅盤、幾枚形狀奇特的貝殼……似乎沒其他值錢的東西。

沒想到拿起墊底的老舊斗篷之後，我們發現一捆油布包裹的紙……還有一袋鏗鏘鏘鏘的錢幣！

「我會很誠實的。只拿他欠我們的錢。」母親開始打開袋子數錢，不過並不容易，因為袋裏有世界各國的貨幣，而她只認得英國的舊錢幣。

數錢數到一半，我聽見屋外傳來拐杖敲擊地面的聲響。

那聲音逐漸逼近，我們嚇得不敢動彈。

有人停在門外，嘗試動手開門，發現大門門上之後，他便慢慢離開。

「媽媽，我們帶着全部錢逃跑吧！」我說。

母親堅持只拿應得的欠款，也不太願意落跑。

又過一會，山丘那邊傳來了口哨聲。

再不走不行，母親拿着數好的錢，我則拿起油布包，一同下樓，出門逃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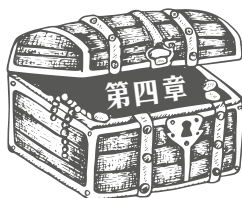
霧氣漸漸消散，月亮已經照亮兩側的高地。恐怕我們遲早會暴露行蹤，而就在我們走向小村落的中途，附近已經傳來好幾組腳步聲。

我們回頭一看，發現薄霧中有人提着油燈追近。

「親愛的，你帶錢逃吧！我不行了。」母親說。

「這下子死定了……」我心想。





藏寶圖

幸好已經來到小橋附近，於是我扶着母親躲在小橋下。

在小橋下這邊，我們還能聽見旅店那邊的聲響。

我的好奇心蓋過恐懼，忍不住又爬回岸上，躲在樹叢後偷看。我看見有七、八個人跑向旅店，當中包括那個瞎子。

五個人闖入旅店，其餘兩人陪瞎子留在外面。沒多久，店內傳出一聲驚叫：「比爾死了！」

瞎子道：「快搜身！搜箱子！」

遠遠傳來他們在我家裏翻箱倒櫃的吵雜聲，接着

有人打開船長房間的窗戶，探出頭來大叫：「皮歐，有人搶先一步！箱子被翻過了！」

「東西在不在？」瞎子皮歐大吼。

「錢還在。」

「我是說弗林特的手稿！」

「沒看到！」

瞎子皮歐怒吼道：「是旅店的人——那個小鬼偷走的！我要挖出他的眼睛！我剛來時，門還是門上的，他應該沒走多遠。大家分頭把他找出來！」

只見他們在屋裏搜了半天，踢門砸家具，最後跑出來說找不到人。

便在此時，遠處傳來兩下哨音。

「是德克的警報！」一個海盜說：「兩下哨音！有危險的意思！我們該走了。」

瞎子皮歐喊道：「德克是個笨蛋兼懦夫，不用理他！那個小鬼不可能走遠。大家分頭去找！真氣人，如果我看得見就好了！」

剛剛的哨音令我心中燃起了希望。

有兩個人過去木柴堆那邊搜索，其他人卻站在路

上遲疑不決。

「笨蛋，大筆財富就要到手了，你們有甚麼好猶豫的？只要找到寶藏，我們就跟國王一樣有錢！你們沒種反抗比爾，只有我這個瞎子有種！就因為你們不夠果斷，才害我錯失良機！」

「夠了，皮歐，我們也找到了西班牙金幣。」其中一人嘟囔。

「皮歐，他們把東西藏起來了。見好就收，別站在這裏亂吼。」另一人說。

那夥海盜開始內訌對罵。

與此同時，山丘另一側傳來馬蹄聲，樹籬方向也接着傳出槍聲，冒出幢幢火光。

眼見危機逼近眼前，海盜立刻拔腿就跑，奔向四面八方，不到半分鐘就逃得無影無蹤，只丟下皮歐一個。

皮歐驚慌失措，暈頭轉向，踉踉蹌蹌過來這邊，與我只隔着數步的距離。他對着空處大喊：「強尼、黑狗、德克，不要丟下老皮歐！我的好夥伴，別丟下老皮歐！」

前方突然衝出四、五匹馬。

皮歐發現自己鑄成大錯，掉頭時發出慘叫，失足倒地。

我看着他匆匆站起來，錯亂中竟然直接衝向一匹馬，不慎絆倒又被其他馬匹一陣亂踩，當場便慘死在馬腳之下。

「哈囉！」我出來向我的救星揮手。

原來村民去找利弗西醫生求援的路上，恰好遇上幾名稅務官，眾人便立刻趕回來救援。領頭的丹斯先生繼續帶人追趕海盜，但是無功而返。我們一行人回到本鮑上將旅店，裏面已被翻得亂七八糟。

長官丹斯先生找我問話：「你說他們拿走了錢幣？唔，你覺得他們要找的還有甚麼？更多錢幣嗎？」

「不，我覺得不是錢。」我一邊回答，一邊拿出懷裏的油布包。「其實，我覺得他們要找的就是這東西。我是不是該把它放在安全的地方？例如利弗西醫生那邊……」

「他確實是完美的人選。利弗西是個紳士，又是這地區的治安官。」

丹斯先生頓了一頓，又欣然道：

「說起來，我該去找一找他，回報皮歐的死訊。吉姆，如果你想將這東西交給他，我可以帶你一起去。」

我點了點頭，上了由另一位稅務官策騎的馬。

丹斯先生一聲令下，馬匹便往利弗西醫生的家出發。



利弗西醫生的家裏沒人，傭人說他去找鄉紳吃飯了。

馬匹續行，轉眼來到鄉紳的家，丹斯先生帶着我一起進屋求見。鄉紳就是整條村的大地主，我們的鄉紳叫屈勞尼。

這時候，利弗西和屈勞尼正坐在圖書室裏抽煙。

屈勞尼先生身材高大，皮膚曬得略紅，有一張粗獷的圓臉。他發現我們來了，便以莊嚴的聲音喊話：「請進，丹斯先生。」

「晚安，丹斯。」利弗西點了點頭。「晚安，吉姆。甚麼風把你們吹來啦？」

丹斯先生娓娓道來，兩位紳士聽得入神，完全忘記抽煙。事情交代完畢，利弗西便向我說：「吉姆，他們要找的東西在你手上，對不對？」

「就是這個，醫生。」我把油布包交給利弗西。我看得出他很想打開，但還是先收入大衣的口袋。利弗西除了答應留我過夜，還叫下人送來鴿肉餡餅，讓我飽餐一頓，這才進入正題。

「你聽過弗林特的事蹟嗎？」

利弗西向屈勞尼提問，兩人聊了起來。

「當然聽過！他是史上最嗜血的海盜。黑鬍子跟他比起來簡直是小兒科。弗林特讓西班牙人聞風喪膽，這一點我很驕傲他是英國人。我曾在海上遠遠見過他的旗幟，那些跟我同船的懦夫直接退回西班牙港。」

「嗯，我是在英格蘭聽過他的傳聞。重點在於，他真的很麼有錢嗎？」

「丹斯剛才講的那些話，你也聽到了吧？那些壞蛋要的就是錢呀！他們謀財害命，除了錢還在乎甚麼？」

「說不定很快會有答案……」利弗西說下去：「假設我口袋裏的東西，就是弗林特的藏寶地圖，你覺得會是一筆大寶藏嗎？」

「一定十分可觀！」屈勞尼激動地說：「如果你真的有頭緒，我立刻就去布里斯托港口，弄條船來帶你和吉姆出海尋寶！」

利弗西坐言起行，得到我的默許之後，就將油布包放在桌上，剪斷繫繩打開。

油布裏有一本書和一個彌封的信封。

我們先將注意力放在書上。書的頭幾頁都是潦草的字跡：「比爾·龐斯」、「龐斯先生，老兄」、「戒掉蘭姆酒」、「他在棕櫚灣得到那東西」……還有一些毫無意義的字句。

那東西是甚麼？我忍不住猜想。

接下來十幾頁都是日期和數字，看起來像是帳目的紀錄，持續紀錄將近二十年，款額也變得愈來愈大。到了結尾，糾正了五至六次計算錯誤之後，終於得出一個龐大的總額，旁邊還有附註：

「龐斯，他的一份。」

「我根本看不懂呢……」利弗西說。

屈勞尼見多識廣，看出了端倪，便向大家解釋清楚：「這本就是黑心海盜的帳簿。這些銀碼都是分贓紀錄。」

「你說得對！真有你的！」利弗西恍然大悟。

「接下來，我們來看看另外那個信封。」屈勞尼說。

利弗西小心翼翼打開封口，一張小島的地圖掉了出來。

經度、緯度、海水深淺、山丘、海灣的資料鉅細靡遺，所有讓船隻安全靠岸的資訊都有詳細紀錄。該島長約九里，寬約五里，形狀像條肥龍，有兩處適合停船的海灣，島中央有座山丘，標示為「**望遠鏡丘**」。

地圖上有三個紅交叉，兩個在島的北部，一個在西南部。

在西南部那個紅交叉的旁邊，有一行工整的字跡，寫道：

「大寶藏在此。」

同樣的字跡，亦出現在地圖的背面：

“ 望遠鏡丘山肩的大樹，
朝北北東偏北的方向走。

“ 東南東偏東是骷髏島。

“ 十英尺。

“ 銀條藏在北面的洞穴，
沿東面的山丘尋找，黑峭壁以南十英里。

“ 武器好找，就在北灣海角，
東向偏北四分之一格的沙丘上。

J. F.

儘管我看不懂是甚麼意思，屈勞尼和利弗西卻興高采烈。

「利弗西！」屈勞尼說：「你立刻停業。我明天就去布里斯托港口。三週內——兩週內——不，給我十天就好，就會弄到最好的船！吉姆可以跟來當船僮，而利弗西你就是船醫。由我來當總司令！海員方面，雷魯斯、喬伊斯和漢特，就是我心目中的入選。我們很快就會抵達那座小島，輕易找出藏寶的地點，然後一輩子不愁吃穿！」

「屈勞尼，我和吉姆都跟你去。但有個人令我很擔心……」利弗西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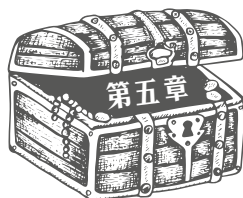
「誰？」屈勞尼好奇問起。

「就是你。你的嘴巴總是藏不住秘密。未必只有我們知道這地圖的事……弗林特以前的手下也想染指寶藏。我們要謹慎行事，出海前都不能落單。吉姆會跟我待在一起，你帶喬伊斯和漢特先去布里斯托港口。所有人都不准提起藏寶圖的事！」

屈勞尼聽完利弗西的話，便答應道：

「你說得對。我一定會守口如瓶。」





海廚師

結果，事情完全沒有按照計劃進行。

利弗西必須去倫敦找其他醫生代理職務，屈勞尼在布里斯托也諸事不順，我就在雷魯斯的看管下過着囚犯般的生活。

直到數週之後，我們才收到屈勞尼的來信。

信中提及，屈勞尼終於買下一艘船，名叫「伊斯帕紐拉號」。他居然在信中透露得到當地人的熱心協助……顯然，布里斯托的每個人都聽說他要出海尋寶的事。

屈勞尼花了很多時間尋找合適的水手，結果遇上

一位名叫「約翰・席爾法」的「獨腳船員」。席爾法認識當地所有資深的水手，於是屈勞尼僱用他當船上的廚師，還委託他幫忙找齊人手。

如今萬事具備，屈勞尼要我和利弗西盡快去布里斯托會合。

雷魯斯帶我回家去跟母親道別，然後我們就乘搭公共馬車前往布里斯托。

屈勞尼先生所住的旅店位於碼頭附近，方便他監督雙桅帆船上的工程。我們步行過去，在路上見到了來自世界各國的船隻。一艘船上有水手引吭高歌，另一艘船上有人高高掛在半空，吊着他的船索彷彿比蜘蛛絲更幼細。

我在海邊住了一輩子，但直到此刻才真正接近大海。坦白說，我從來不曾這麼開心。

我們來到一家大旅店的門口。

屈勞尼一身海上軍官的打扮，出來迎接我們，喊道：「你們來啦！利弗西醫生昨晚抵達。太好了！全員到齊！」

「嗨，屈勞尼先生，請問何時啟航？」我一見面

就問。

「明天啟航！」屈勞尼興奮地說。



大夥兒吃完早餐後，屈勞尼要我送信，收件人是「**望遠鏡酒館**」的約翰·席爾法。如無意外，席爾法就是我們在船上的廚師。

「**望遠鏡酒館**」是個歡樂的小地方。招牌是新漆的，窗戶都有紅窗簾，地板打磨得相當光滑。酒館前後臨街，兩側有門，儘管裏面烏煙瘴氣，從外面還是看得清清楚楚。

酒客大部分都是水手，看着他們吵吵鬧鬧，我差點不敢進去。

沒多久，有個男人從酒館裏的側門出來，我一看就肯定他是席爾法。就跟屈勞尼描述的一樣，席爾法沒有左腳，左肩下抵着長拐杖，但是動作靈活，像巨鳥一樣撐着拐杖跳步走。

席爾法又高又壯，笑容洋溢着智慧的光芒。他

心情愉快，吹着口哨在桌椅間遊走，與酒客交談拍肩。

坦白說，最初當屈勞尼在來信中提及「獨腳船員」，我就一直擔心他是船長口中的獨腳水手。但眼前這個男人令我放下心頭大石。我見過船長、黑狗和瞎子皮歐，自然知道海盜都長甚麼模樣。在我眼中，面前這個和藹可親的席爾法絕不可能是海盜。

我鼓起勇氣，跨過門檻，來到席爾法的面前。

「請問你是席爾法先生嗎？」我問。

「是的，小伙子。請問你是誰？」席爾法盯着我。接着他看到我帶來的信，就握起我的手，又說：「我知道了！你就是我們的船僮。很高興認識你！」

一名酒客突然起身，快步跑出門外。

我在本鮑上將旅店見過那人！他就是第一個找上門的海盜。

「噢！黑狗！」我大叫：「快攔住他！他是海盜黑狗！」

「管他是誰！總之他沒付酒錢！」席爾法喊道：「哈利，去抓他！」

其中一個坐近門口的人當即跳起，追了出去。

席爾法鬆開我的手，板着臉問：「你說他是誰？黑甚麼？」

「黑狗。屈勞尼先生沒跟你提過海盜的事？他是其中之一。」

「海盜？有海盜在我店裏！班，去幫哈利追人。摩根，剛剛你是不是在跟他喝酒？你給我過來。」

席爾法一說完，那個叫摩根的男人畏首畏尾地走來。

「摩根，你之前不認識這個黑——黑狗吧？」席爾法的語氣嚴厲得很。

「不認識。剛剛是第一次見。」摩根敬禮道。

「摩根，算你好運！」席爾法大聲道：「如果你跟那種人混過，以後就別想進我的酒館。他跟你說了甚麼？」

「我不知道，記不清了。」摩根回答。

「你肩膀上長着的還算是腦袋嗎？」席爾法繼續質問：「你不知道！看來你也不知道他的背景吧？總之告訴我，他說了甚麼？」

「他都在講船底拖刑¹的事。」摩根回答。

「船底拖刑？真想讓你試試。摩根，你滾回去坐好。」

等到摩根返回原來的座位，席爾法小聲對我說：「摩根是個好人，只是很笨。」接着他提高音量說：「給我想一想……黑狗？唔，我沒聽過這名字。哦，我想起來了——對，我見過那傢伙！他曾跟一個瞎子來過。」

「那個瞎子叫皮歐。」我立刻回話。

「沒錯！」席爾法激動地說：「他叫皮歐！如果抓到這個黑狗，我們就通知屈勞尼先生！班跑得很快，應該抓得到他！他剛剛聊到船底拖刑嗎？我就把他丟下去拖！」

當我在「**望遠鏡酒館**」偶然遇見黑狗，心中的憂慮又再湧現。這個壞蛋老謀深算，反應又快，我根本鬥不過他。

¹ 船底拖刑 (keel hauling) 的別稱是「拖龍骨」，受刑者被長繩綁住丟入海中，然後被拖過船底。由於船底通常遍布藤壺和甲殼類生物，這些生物的硬殼便如刀口般刮掉皮肉，感覺就像受到千刀萬剐般痛苦。

不久，哈利和班回來了，他們說抓不到黑狗。席爾法把他們痛罵一頓，這時候我已經認定席爾法是個好人，他不可能是船長口中的「獨腳水手」。

我跟席爾法去向屈勞尼回報此事。

走過碼頭時，席爾法跟我聊起看見的船隻，它們的性能、噸位、國籍，又解釋船上正在執行的工作——裝船、卸貨、準備出海——他還跟我講了一些海上軼事，教會我許多航海術語。

「他果然是最適合同船出海的夥伴！」我心想。

我們一同抵達旅館，便向屈勞尼和利弗西報告黑狗的事。席爾法要回去酒館，屈勞尼在他背後叫道：「所有人下午四點前上船！」

這位將會上船的海上廚師，邊走邊回答：

「遵命，先生！」



我們登上了伊斯帕紐拉號。

大副艾羅先生過來迎接。

艾羅是個戴着耳環的老水手，跟屈勞尼似乎很好。至於屈勞尼跟船長的關係就是另一回事，我很快發現這兩人相處並不融洽。

船長外表嚴肅，似乎對船上的一切都很不爽，而且會直接說出他不滿之處。所以我們一進船艙，船長就來求見。

「斯摩烈船長，有甚麼事嗎？我希望一切順利，可以啟航了嗎？」屈勞尼說。

「屈勞尼先生，我想直話直說，就算冒犯你也無所謂。我不喜歡這趟旅程。我不喜歡船上的船員。我不喜歡我的大副。」斯摩烈船長說。

「你大概也不喜歡這艘船吧？」

屈勞尼回話時，我看得出他非常生氣。

「船還沒出海，我無法評價。」船長說。

「那麼，這位船長，你會不會也不喜歡你的僱主？」屈勞尼嘲諷地說。

利弗西醫生出來打圓場。「大家請冷靜！問這種問題只會引起衝突。船長可能言不盡意，我希望他能解釋一下。斯摩烈船長，你說你不喜歡這趟旅程，請

問為甚麼呢？」

船長瞟了瞟屈勞尼，說道：「我受僱時，這位僱主說要保密，我連目的地是哪裏都不知情。結果，我發現船上的水手都知道得比我多。我認為這樣對我不公平，你說呢？」

「嗯。我也覺得不對。」利弗西醫生說。

「其次，我聽說我們要去尋寶——是我的手下告訴我的。尋寶是相當棘手的任務，我一點也不喜歡出海尋寶。不過，說到底，我最不滿是現在連鸚鵡都知道了尋寶的事，明明一早說好是保密的。」船長說。

「席爾法帶來的鸚鵡？」屈勞尼滿臉不解。

「那是一個比喻。」船長解釋：「表示消息傳到人人皆知啦！兩位紳士，我相信你們都不清楚狀況，但我必須告知實情——這樣出海的話，大家將會命繫一線。」

「現在我明白了你的想法。」利弗西醫生說：「此行的風險我們早就清楚，沒有你所想的那麼無知。還有，你說你不喜歡船上的船員，難道他們稱不上是好水手嗎？」

「我不喜歡他們。我認為該讓我親自挑選水手。」
斯摩烈船長說。

「或許屈勞尼先生應該帶你一起選人。但他不是故意的，這只是無心之失。對了，你不喜歡大副艾羅先生嗎？為甚麼？」利弗西醫生又問。

「不喜歡。我相信他是個好水手，但他跟船員相處得太率性了，當大副不該如此。大副應該自我約束——不該在船上跟船員一起喝酒！」

「好吧！你的話我們聽到了。你想怎麼樣？」利弗西醫生說。

「這個嘛，你們打定主意要去尋寶嗎？」斯摩烈船長問。

「鐵了心。」屈勞尼回答。

船長皺着眉說：「那好吧！我不妨忠告一句——他們把火藥和武器放在前艙。如果你們的客艙下面有空位的話，何不把那些東西放過去保管？另外，你們帶了四個自己人，何不安排他們睡在你們鄰近的客艙？」

「還有甚麼意見嗎？」屈勞尼問。

「還有一點，船上的謠言滿天飛。我聽說你們有張藏

寶圖，圖上有交叉標示埋寶地點，而那座島位於——」

斯摩烈船長竟然說出正確的經緯度。

屈勞尼申冤道：「我沒告訴任何人！」

「所有船員都知道了，先生。」船長回嘴。

「利弗西，一定是你或吉姆口疏！」屈勞尼死不認錯。

「是誰說的已經不重要。」利弗西搖着頭說。

我看得出來，他跟船長都深信是屈勞尼到處洩露秘密。我也抱着一樣的想法，因為屈勞尼的口風真的太鬆了。

斯摩烈船長又說：「好了，各位，我不知道藏寶圖在誰那裏，但拜託你們不要讓任何人知道這個秘密，包括我和大副艾羅先生。」

利弗西想起船長剛剛的建議，終於恍然大悟。「哦！你要我們保守秘密，把武器和彈藥都收過來客艙，再找自己人共同固守……換句話說，你擔心會有船員叛變？」

斯摩烈船長說：「先生，無意冒犯，這番話是你說的，請你不要給我扣帽子。沒有船長會在懷疑船

員會叛變的情況下出海。至於艾羅先生，我完全相信他是好人，其他船員也一樣，搞不好所有人都是好人……但我必須為本船的安全和每個人的生命負責。我有些不好的預感，所以請你們防患未然，不然就接受我辭職。」

屈勞尼大聲道：「我會照你的要求去做！但我看你很不順眼。」

「我不介意你怎麼看我，先生。我會克盡職守。」船長說完，隨即離開船艙。

「屈勞尼，看來你找到兩個正直的夥伴——我是說這位船長和席爾法。」利弗西說。

「哼，走着瞧吧。」屈勞尼依然滿口牢騷。

當我們上去甲板，瞧見船員們已在轉移武器彈藥和床鋪。大家都在忙着的當兒，廚師席爾法來了，用拐杖爬上甲板就問：「喂！這是在幹嘛？」

「換個地方放火藥。」一名船員回答。

席爾法大叫：「現在做這種事！我怕我們會趕不上早潮啊！」

斯摩烈船長站出來。「這是我的命令！廚師先生，

你可以下去廚房準備，船員想吃晚飯啦！船僮吉姆，你也去廚房幫忙吧！別以為你受寵就不用做事。」

這一刻，我認同屈勞尼的看法——船長果然很惹人討厭。



我們在第二天黎明前啟航。

船上的一切對我來說都很新奇有趣——簡短的命令、響亮的哨音、船員在油燈火光間忙進忙出……

「好了，大廚，唱首歌吧！」一人叫道。

「我要聽老歌！」另一人叫道。

「遵命，好兄弟！」

席爾法竟當場唱出一首我熟悉的歌曲：

「十五個漢子趴箱子，死人箱子藏秘寶——」

所有船員跟着唱：

「唷呵呵唷呵呵，給我來瓶蘭姆酒！」

在這個情緒高漲的時刻，我的思緒居然飄回了本鮑上將旅店，彷彿聽見老船長昔日的歌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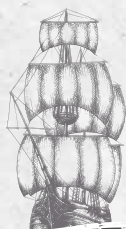
船上的大帆張開。

陸地漸漸遠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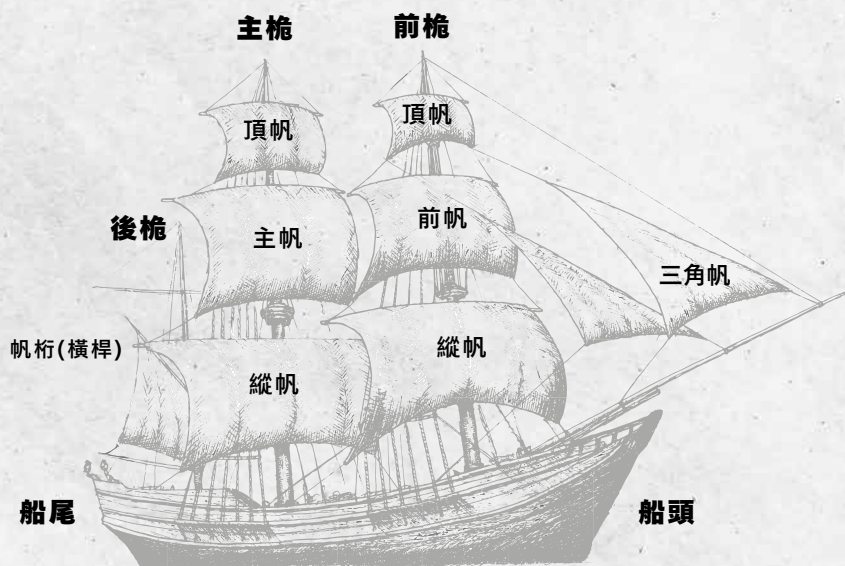
伊斯帕紐拉號展開航向金銀島的旅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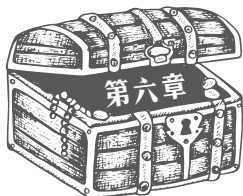
我滿心期待這一趟冒險之旅。





三桅船結構圖





海盜的陰謀

整段旅程一帆風順。

伊斯帕紐拉號是艘好船，船員們都很稱職，船長確實經驗老到。不過，在抵達金銀島之前，船上發生了幾件值得一提的事。

首先，艾羅先生表現得比船長想像的還要糟糕。他完全管不動水手，而且出海沒兩天，他就醉醺醺地出現在甲板上。

船長三不五時會命令艾羅離開甲板。

但這個大副很不像話，有時他會笨手笨腳弄傷自己，有時會在小床鋪上睡一整天。就算在他清醒的時

候，他也只是勉強完成工作。

沒人知道艾羅從哪裏弄到酒的，那是船上的一大謎團。他不僅是個沒用的幹部，還是船員眼中的壞榜樣。

最後，在某個漆黑的夜晚，艾羅失足墜海，再也沒人見過他。



失去大副總得有人替補。

掌帆長安德生是最適當的人選。他繼續之前的職務，兼顧大副的職務。屈勞尼曾隨軍出海，懂得海事，也會幫忙到值班台守望。此外，舵手伊斯梅經驗老到，甚麼事都能辦得妥妥當當。

船員們都很喜歡席爾法，甚至願意聽他號令（雖然大家幫他改了個「烤肉佬」的外號）。

席爾法會跟所有人談天，盡力幫助大家。他特別歡迎我進廚房。「吉姆，來跟我聊天吧！我最歡迎的人就是你了。坐下，聽我說，弗林特船長——哈

哈，我鸚鵡的名字，就跟那位名海盜一樣——嗨，布林特船長，你說我們是不是一定奪寶成功呢？」

鸚鵡口沫橫飛，連聲大叫：「**西班牙銀圓！西班牙銀圓！**」

屈勞尼和斯摩烈船長始終保持距離。

這邊廂，屈勞尼毫不掩飾他對船長的厭惡。

那邊廂，船長對他總是閉口無言，就算不得不回話，也只是寥寥數語。不過，船長承認自己低估了船員，想不到大家都表現得很棒。船長完全愛上這艘船，但他還是會抱怨：「我不喜歡這趟旅程。」

每當聽到這種牢騷，屈勞尼都會走上甲板，一邊吹風，一邊嘮叨：「那傢伙再抱怨一次，我就要爆發啦！」

船員的待遇都很好，出海至今大家都很滿意。例如，只要聽說有人生日，屈勞尼馬上就會分派烈酒，讓大家喝個痛快。他也在中艙擺上一個裝蘋果的木桶，想吃的人隨時都可以去拿。

「這樣做很不智。對水手太好會壞事的。」船長對利弗西醫生抱怨。

可是後來的事實證明，蘋果桶竟有意想不到的妙用，要不是它，我們就不會察覺船員叛變的陰謀，可能就要死得不明不白。

那是航程的最後一天，估計在當晚至翌日中午之前，我們就會抵達金銀島。風平浪靜，船首輕盪，所有人都精神亢奮，因為我們正邁近這趟冒險的第一個終點。

日落之後，我結束一天的工作。準備回艙房時，我突然想吃蘋果。我跑上甲板，瞭望員正在遠眺前方，舵手輕吹着口哨看風使舵。

我整個人鑽入木桶，竟然找不到一顆蘋果。我太累了，海浪聲伴隨着船身搖晃，令我就想這樣入睡。忽然，有個男人一屁股坐下，肩膀往木桶靠攏，令木桶裏的我晃了一晃。

正當我要爬出桶外，對方開口說話了。

竟是席爾法的聲音？

我才聽了幾句話，就嚇得不敢出去了。很快，我就知道船上所有好人的性命全都繫於我的手中。



席爾法在跟別人說話：

「不，不是我……弗林特才是船長，我只是他的手下。在那艘船上，我失去我的腿，皮歐弄瞎了眼睛。我們的船醫幫我截肢，但他後來被吊死了，被曬成了人乾。嘿，我們洗劫了很多船，弗林特的老船『海象號』，經年累月都沾滿了鮮血，載滿了沉甸甸的金子。」

「啊！弗林特是海盜之王！」有人讚歎不已。

我憑聲音認出說話的人，他是船上最年輕的水手。

席爾法又說：「我跟着弗林特出海，總共賺了兩千英鎊——我全都放在銀行。賺錢不難存錢難啊！弗林特的老夥伴都在哪裏？嘿嘿，大部分都在這艘船上，高高興興吃着乾布丁。瞎子皮歐一年內花掉一千兩百鎊，過得像是國會裏的貴族。他現在在哪裏？死了。之前兩年，那傢伙都在行乞！」

「說到底，搶那麼多錢也沒甚麼用。」年輕水

手說。

「蠢人當然不會理財。但你聽好了。你很年輕，很聰明，我看到你第一眼就知道了，所以我當你是個男人跟你說話。像我們這種『投機紳士』，多數人都會把錢花在吃喝玩樂和賭博，等到口袋空空再出海。但我不是這樣的人，我把錢都存起來。我今年五十歲，做完最後這一票，我就要退休了。」

「你做完這一票，還要回去布里斯托露面？」年輕水手問。

「嘿嘿，當我們一出海，我老婆就把錢都提走了。望遠鏡酒館也賣掉了。她之後跟我會在其他地方會合。我願意告訴你在哪裏，因為我相信你，只不過我怕會招人嫉妒。」

年輕人說：「老實說，我本來不想這麼做的，但跟你聊完後，我願意全力支持你。」

席爾法的嘴巴總是很甜：「你膽識過人，又聰明！我沒見過像你這麼有前途的『投機紳士』！」

我開始了解所謂的「投機紳士」是指海盜。剛剛那段談話是對船員洗腦的最後一步。搞不好這年

輕水手已是船上的最後一個好人。此外，我也想通了——原來席爾法就是「獨腳水手」！之前他裝作不認識「黑狗」，原來只是在演戲。

接着，席爾法輕吹口哨的時候，似乎又有另一個男人走過來坐下。

「耶，迪克入伙。」席爾法說。

「嗯，我就知道迪克會入伙。」竟是舵手伊斯梅的聲音。「他不是笨蛋。我只想知道我們還要演戲多久？我已經受夠了斯摩烈船長。我要搶走他們的食物和紅酒。」

席爾法厲聲道：「你給我規規矩矩的，等到我下令才可以動手。」

伊斯梅低吼：「我又沒說不等。我只想知道何時動手。」

「何時？」席爾法大聲道：「能拖多久就多久。我們需要斯摩烈船長為我們駕船，地圖又在鄉紳和醫生的手上——我還不知道藏在哪裏。你也不知道吧？我打算等他們找到寶藏，搬上船的時候……到時候再看看，或許等斯摩烈帶我們返航，半途上再動

手也不遲。」

「為甚麼？我們自己不會駕船嗎？」迪克插嘴。

席爾法的聲音：「我們只是很嫩的水手。我們能依照航線航行，但誰會規劃航線？我知道你們性子急，所以我會在島上動手。最怕就是你們這些傢伙喝醉，壞了大事！」

伊斯梅的聲音：「你這個人就是愛嘮叨。大家找點樂子又有何不好？」

席爾法的聲音：「找樂子？愛找樂子的人都去哪了？皮歐是這種人，弗林特也是這種人，他最後酗酒過度去死了。他們是很優秀的夥伴，問題是他們都自己去死。」

迪克問：「抓住船主他們之後，要怎麼處置？」

席爾法說：「你覺得呢？放逐荒島？或者當豬一樣宰了——這是弗林特和比爾的做法。」

伊斯梅說：「比爾就是那種人，他常說『死人最不會反抗』。好吧，他現在也死了，完全了解這番話的真諦。」

「沒錯。」席爾法說：「我決定殺人滅口。好

了，迪克，當個好孩子，幫我拿顆蘋果過來。」

我嚇得魂飛魄散。要不是腿軟，我早就逃之夭夭。我聽見迪克起身，接着有人阻止他。是伊斯梅的聲音：「呵，這時候吃甚麼蘋果？席爾法，來喝蘭姆酒吧！」

多虧了伊斯梅這麼說，才間接救了我一命。

「迪克，我信任你。鑰匙在這裏，你幫我去拿酒過來。」席爾法說。

迪克離開之後，我聽見伊斯梅在席爾法的耳邊小聲說話：「那些人都不願意入伙。」

哦！這表示船上還有忠於船長的下屬。

不久，迪克回來了。這幾個人就這樣輪流喝酒。又沒過多久，我聽見瞭望台上的人大喊一聲：

「陸地呀！」



甲板上到處都是腳步聲。

眾人湧出船艙和艙樓，艙樓即是最前端的甲板。

我趁亂由蘋果桶溜出來，躲到前帆的後面，沿船尾繞了一圈，隨後又回到甲板這邊，剛好碰上漢特和利弗西醫生。

船的西南方出現兩座矮丘，相距大約兩公里，它們的後方還有一座更高的大山，整個高峰埋沒在霧氣之中。

「好了，各位兄弟！」斯摩烈船長發言：「有人見過這座島嗎？」

「我見過！」席爾法搶着回答：「我曾經到島上打過水。」

「下錨處是不是在南面，一座外島的後面？」船長問。

「是的，船長。這是人稱『骷髏島』的地方。以前是海盜聚集的老巢。北方的山丘叫做『前桅丘』，往南是『主桅丘』和『後桅丘』。『主桅丘』就是我們眼前最高的山，又稱『望遠鏡丘』，因為海盜都會在那裏放哨。」

船長拿出一張地圖，又說：「幫我看看這張圖畫得對不對。」

席爾法眼睛一亮，跟着露出失望的神色。我知道，他一度誤會那是藏寶圖，事實上那只是用藏寶圖重謄的副本，上面少了那些紅色的交叉。

「沒錯，這張圖畫得很準。就是這一點，這裏是最適合下錨的地點。我們現在可以開始收帆……」

席爾法說得頭頭是道，得到船長的信任。



看見席爾法大膽披露關於島的一切，我真的感到頗為驚訝。席爾法經過我身邊的時候，在我肩膀上搭了一下，害我暗暗嚇了一跳。

「嗨，小伙子，這個島很好玩的！」席爾法向我說完，就一拐一拐的下去廚房。

在後甲板上，船長、屈勞尼和利弗西正在交談。

我趁機走到利弗西旁邊，小聲道：「醫生，聽我說，帶船長和鄉紳回去客艙，然後找個藉口叫我去。我有壞消息。」

利弗西臉色微微一變，隨即裝作若無其事。他向

着我說：「謝謝，吉姆。這樣就夠了。」就好像剛剛是他在問我問題。

眼見快要登陸，船長召集所有人上去甲板，然後宣布准許大家乾杯喝酒。

船員們歡聲雷動，我看到他們如此誠心的模樣，實在不敢想像這些人會對我們謀財害命。

片刻過後，有人叫我下去客艙。

當我走入客艙，三位大人已圍着圓桌坐着，桌上擺了瓶西班牙紅酒。

「好了，吉姆。」屈勞尼盯着我。「有話就說吧！」

我盡量簡短扼要，把席爾法等人的談話內容說了一遍。沒人打斷我說話，他們從頭到尾都只是盯着我。

「吉姆，請坐。」利弗西拉出椅子。

他們給我倒了杯紅酒，還往我手裏塞了一把葡萄乾。

「吉姆，你是個勇敢的孩子！」屈勞尼稱讚我，轉頭又向船長說：「你是正確的，我承認我錯了。我

會聽你的指示行事。」

斯摩烈船長說：「我想到三至四個重點。如果屈勞尼先生允許，我就提出來討論。」

「你是船長，都聽你的。」屈勞尼說。

斯摩烈船長說下去：「首先，我們必須繼續下船，因為已經不能回頭。如果我說要返航，他們立刻就會叛變。其次，我們還有時間——至少能拖延到找到寶藏為止。第三，船上還有忠心的水手……既然衝突無法避免，我們必須掌握先機，在他們意想不到的時候出擊。屈勞尼先生，我們可以相信你帶來的下人嗎？」

「我保證他們信得過。」屈勞尼說。

「你有三個下人……」船長屈指一算。「加上我們，包括吉姆，就是七個人。忠心的水手呢？」

「應該都是屈勞尼找來的人吧？在遇到席爾法之前，來應徵的那些人。」利弗西說。

「不一定，因為伊斯梅也是我找來的。」屈勞尼憤然道。

船長說：「我們必須按兵不動，時刻警覺。我也

很想大幹一場，但總須先分清楚敵人和自己人。」

利弗西說：「呃，吉姆可以幫上忙。水手不會提防他，他的觀察力也很敏銳。」

屈勞尼補上一句：「交給你了，吉姆。」

我只感到絕望無助。

不管怎麼說，全船二十六個人當中，只有七個肯定是自己人，而其中一個是我這個小鬼。

減掉我，就是六個成年人對上十九個的局面。

只怕勝算相當渺茫。





我的岸上冒險

第二天早上，當我再走上甲板，眼前的景象已大不相同。

如今我們位於東海岸大約半公里之外。灰色的樹木覆蓋了大半座島，另外還有一大片高大的松樹。樹林之上，山頂如同尖塔般凸起，布滿奇形怪狀的裸岩。

眾山之中，最高的「**望遠鏡丘**」的外型最為奇特，四面陡峭，丘頂削平，就像雕像的台座。

氣溫炎熱，水手都在抱怨。我認為這不是好兆頭。

直到今天為止，所有人都很努力工作。但是當他們一看到「**骷髏島**」，紀律馬上蕩然無存。

由於沒有起風，我們就要放下小艇，用繩索牽着大船划出三、四公里左右，繞過島嶼的邊角，沿着狹窄的海道，才成功進入「**骷髏島**」的港灣。

這片海域有兩座島，一座是「**骷髏島**」，另一座就是本島——我給這座島的稱呼是「**金銀島**」。

不久，我們抵達下錨停船的地點。

水路兩側都是陸地，密林鋪天蓋地，樹根直接深入水裏。由船上遠眺，看不到島上的房舍或者柵欄，看來都被樹木遮住了。要不是手中握有本島的地圖，我們會以為自己是首批發現這座島的探險者。

利弗西醫生聞了聞空氣中的臭味，說道：「我不知道島上有沒有寶藏，但肯定會有熱病。」

此時，水手懶散的行為愈演愈烈。

他們躺在甲板上大聲聊天，收到命令也不理不睬。看來，叛變宛如雷暴般籠罩在我們頭上。

這種情況不只令我們憂心，就連席爾法也在努力安撫眾人。看着他滿臉堆笑的樣子，我暗暗就是覺得

噁心。

我們回到客艙開會。

斯摩烈船長向屈勞尼說：「先生，只要我再下達一道命令，我擔心全船的人就會暴動。但如果我甚麼都不做，席爾法就會起疑，叛變一觸即發。此刻我們只能仰賴一人……」

「誰？」屈勞尼插嘴。

「就是席爾法。他跟你我一樣焦慮。我認為，我們應該讓船員上岸放鬆。如果所有人都下船了，我們就奪船。如果沒人下船，我們就穩守船艙，保住這裏的武器。如果只有部分人下船，席爾法還是會讓他們乖乖回來的。」

船長向自己人各發一把手槍，包括雷魯斯、喬伊斯和漢特。

然後，船長走到甲板上宣布：「各位好兄弟，大家辛苦了一個早上，一定很累了吧？下午，就讓大家到岸上去走走——小艇都還在水裏，想上岸的人都可以去。日落前一小時，我會鳴槍提醒大家回來。」

那些傢伙八成以為只要上岸就會踩到寶藏，當即

歡聲雷動，嚇得附近的鳥兒亂飛。

船長離開甲板，讓席爾法去安排上岸的分組名單。

我認為這一招高明，因為那些入伙叛變的水手，應該都會乖乖服從席爾法的命令。

隊伍終於安排妥當，六個人留在船上，十三個人下船，而席爾法也在下船的名單之中。

接着，我想出了一個瘋狂的主意，但這個主意說不定可以拯救我們所有人。席爾法留下六個人，這一着棋就是防範我們趁機奪船。但這樣一來，我的夥伴暫時也不需要我幫忙，他們在船上可以應付得來。

於是，我決定跟着大隊上岸。

我跳上一艘小艇，那艘快艇隨即出發。

只有在船頭划槳的人注意到我，向我提點：「是吉姆嗎？頭壓低一點。」另一艘小艇上的席爾法突然看過來，大聲叫嚷：「那邊的是不是吉姆？」

儘管我提心吊膽，但我們的小艇最早出發，漸漸將其他小艇甩在後面。我看準時機，抓住一根樹枝，奮力一跳，盪到岸邊的樹林裏。

「吉姆！吉姆！」

腦後出現了席爾法的叫聲。

但我毫不理會，在樹林中死命奔跑，直到跑不動為止。



甩開席爾法之後，我心情大好，開始享受這片的陌生土地。

我穿越柳樹、蘆葦和眾多沼澤植物，來到一塊較為開闊的林間空地。

空地的對面有座山丘，陽光灑落在兩座奇形怪狀的丘頂上。

我首度感受探險的快感。這是一座無人島，充滿陌生的植物。我還看到有蛇對我伸脖吐舌，發出嘶嘶聲，那條蛇看來就是響尾蛇。

就這樣，我在樹林中遊盪好一陣子，忽然看見有驚鳥在空中尖叫盤旋。我立刻推斷：「有人來了！」

確實，遠方隱約傳來人聲，而且聲音愈來愈近。

我心下一慌，蹲在一棵大橡木後面，像老鼠般默不作聲。

耳邊出現兩個男人的話聲，其中之一是席爾法。他們大聲爭論，最後停止了移動，也許是坐了下來。

我聽聲辨位，偷偷朝他們接近，目光穿透樹葉的空隙，窺見了獨腳席爾法和另一名船員。

「老友！」席爾法把他的帽子扔在地上。「我看重你才找你入伙，不然我不會來警告你——你別無選擇。湯姆，我找你是為了要教你保命。」

「席爾法……」水手湯姆搖了搖頭。「你經驗老到，而且很誠實，至少大家都對你有好評。你有錢，也很勇敢。你現在是要我同流合污？不可能！上帝為證，如果我違背我的職責——」

話沒說完，遠方突然傳來一聲怒吼，黑壓壓的驚鳥亂飛，跟着樹林間發出一下恐怖的慘叫聲。

那是慘死的叫聲。

良久之後，寂靜再度回歸，但慘叫聲依然在我腦中迴盪。

水手湯姆也被慘叫聲嚇了一跳，但席爾法連眼睛

都沒眨一下。席爾法站在原地，撐住拐杖，兩眼圓睜，恍若準備出擊的毒蛇。

「席爾法，那是怎麼回事？」湯姆問。

「怎麼回事？」席爾法面帶微笑，目露凶光。「喔，我猜應該是艾倫遭殃了。」

水手湯姆怒不可抑，喊道：「艾倫！願他的靈魂得以安息！至於你，席爾法，你不再是我的夥伴。就算我死得像條狗，我也是在執勤中死去。你殺了艾倫，是不是？你有種就連我也殺了吧！」

話一說完，勇敢的水手湯姆轉身就走。

沒想到他沒走多遠，席爾法大喝一聲，一手撐住樹枝，另一手使勁拋出他的拐杖。

天呀！拐杖重重擊中湯姆的背部。這一擊可能打斷他的脊骨，令他喘不過氣，摔倒在地。

席爾法單腿飛躍而上，舉起匕首加捅兩刀。

我第一次目擊殺人，只感到天旋地轉，耳鳴不斷，差點就要暈過去。當我回過神來，我發現席爾法已經站起身來，腋下夾着拐杖，重新戴好帽子。

湯姆動也不動地躺在草地上。

席爾法專心用草擦乾淨沾血的匕首。

四周的景物毫無變化，太陽依然高掛天際，我很難相信剛剛還在說話的人已經死了。



突然，席爾法從口袋裏拿出哨子，吹響了信號。

這一聲信號喚醒我的恐懼。

「很快就會有人趕來！他們會發現我！他們已經殺了湯姆和艾倫，我會不會是下一個？」我心想。

我立刻開始後退，盡可能保持安靜，來到樹林中較為寬敞的路徑。

一離開茂密的樹林，我立刻以最快的速度逃跑，完全不在乎方向，只要能遠離殺人犯就行了。

我完蛋了。

等到集合的槍聲響起，我哪有膽子搭上同一條小艇？那些殺人魔會不會一看到我就扭斷我的脖子？我就這樣失蹤的話，他們就會起疑，到時候他們不殺我才怪。

「一切都完蛋了！」我萬念俱灰。

再見了，伊斯帕紐拉號。再見了，屈勞尼、利弗西和斯摩烈船長。我注定要餓死，又或者死在邪惡水手的手裏。

我邊想邊跑，無意間來到那座雙峰的山腳底。這裏的橡樹疏隔較遠，拔地參天而起，四周就像一片環抱的森林。

這裏的空氣也比下方的沼澤清新。

陡峭的裸岩山坡滾落一堆碎石，散落樹木之間。

我的目光不由自主瞟往那個方向，看見一條身影迅速跳向另一棵松樹。

是熊？是人？還是猴子？我無法分辨出來，只是呆若木雞愣在原地。

當我轉身要跑，對方再度現身，繞了一大圈來攔截我。

那是一個人，一個奇怪的男人。

我當時很疲累，但就算精神飽滿，我也應該跑不過他。對方像鹿一樣在樹幹間飛竄縱躍，明明以兩條腿奔跑，但我從沒見過有人像那樣跑步，因為他的跑

姿就像駝背一樣。

我停下腳步，四下尋求脫身之策。

對了！我是有手槍的！我的內心終於浮現勇氣。
我決定要面對這個島上的怪男，便轉身朝他走去。

當時，對方躲在另一根樹幹後面，一看到我朝他走近，竟立刻由樹後露面，朝我走近一步。遲疑之際，他後退一步，然後再度上前。

最後，他竟然跪倒在地，朝我拜倒。

我既感到驚訝又困惑，停步看着他問：「你是誰？」

「班・庚。」他的聲音嘶啞，像生了鏽的鎖。
「我是可憐的班・庚。已經三年沒跟人說話了。」

他是白人，但皮膚被太陽曬傷，嘴唇都變黑了，明亮的眼珠跟深色的皮膚形成強烈的對比。他的衣服是用船帆布做的，破破爛爛，充滿補丁。

「三年！你遭遇船難嗎？」我喊道。

「不是船難，是『放逐』。」他回答。

我明白這個詞的含義。「放逐」是海盜之間很常見的懲罰，把受罰者丟在荒島，只留少許彈藥給他

求生。

「放逐……三年了。」班繼續說：「靠山羊、莓果和吃生蠔過活。人在絕境也總有辦法活下來。但是，朋友，我好懷念人世間的美食。你身上不會剛好有帶芝士吧？有沒有？我經常夢到芝士，然後在失望中醒來。」

「如果我還能回船上，我保證幫你帶芝士過來。」我說。

班一直在摸我的外套，摩擦我的手掌，湊近看我的靴子……活脫脫像個過度活躍的野小孩。

但他忽然想到了甚麼事，便向我問起：「如果你還能回到船上，你剛剛是這麼說的嗎？你為甚麼不能回去？有人要阻止你嗎？」

「唉。總之與你無關。」我無奈地說。

「也對。」班大聲道：「你叫甚麼名字？」

「吉姆。」

他異常雀躍地說：「吉姆，我是虔誠的基督教徒，有個虔誠的母親。我會淪落至此，完全是神的旨意。在孤島上的日子，我決定痛改前非，再度回歸信

仰。我戒酒了，不過偶然慶祝可以喝酒。我保證自己是個好人。而且，吉姆，我告訴你……」

班左顧右盼，壓低音量說：「我很有錢。」

真可憐的傢伙……這個人孤獨太久，肯定失心瘋了。我八成把這個想法表現在臉上，因為他瞧出我的質疑，隨即再強調一遍：「我很有錢！真的很有錢！吉姆，你運氣很好，才能第一個找到我！」

班的臉上突然籠罩陰霾，他抓緊我的手問：「好了，吉姆，說實話，你的船不是弗林特船長的船吧？」

我心中一喜，認定他是友非敵，隨即回答：「不是。弗林特死了……但老實說，船上有幾個弗林特昔日的手下。」

「會不會有一個……獨腳人？」他倒抽一口涼氣。

「席爾法？」我問。

「對，席爾法！就是他。」

「他是廚師，也是那班暴徒的首領。」

班用力抓住我的手腕。「如果你是席爾法派來的，那我就死定了。你究竟為甚麼會來這裏？」

我當機立斷，決定把我們的遭遇全盤托出。班全神貫注聽完，然後摸了摸我的頭。

「你是好孩子，吉姆。謝謝你信任我。你覺得這個鄉紳是個大方的人嗎？我的意思是說，如果他拿到那筆寶藏之後，有沒有可能分一千鎊賞金給我？」

「他是我見過最大方的人。」我點了點頭。「我們早有協議，只要找到寶藏，所有人都能分一杯羹。」

「他會帶我回家嗎？」班的目光流露出睿智的光芒。

「當然！」我大聲回答：「鄉紳是個真正的紳士。再說，如果解決掉席爾法那些人，我們會需要你填補船上的空缺。」

「這倒也是。」班似乎鬆了一口氣。

接着，他就說起昔日在這島上發生的事：

「吉姆，我就老實跟你說了。弗林特埋寶藏時，我也在他的船上。他帶了六個人上岸埋寶，最後只剩弗林特一個人回來。跟去的六個人被滅口了。以一敵六，弗林特是怎麼做到的？船上的人都猜不透。

「三年後，我隨另一艘船出海，又再經過這座

島。我告訴同伴：『弗林特的寶藏埋在這裏，我們上岸去找吧！』船長不想冒險，但其他人都很興奮。無奈我們找了十二天，始終一無所獲，結果他們把氣出在我頭上，叫我留下來自己挖寶。

「這就是我被放逐的原因。這樣就三年了……吉姆，請把這些話告訴那個鄉紳。告訴他班・庚是個好人，常常祈禱，祈禱的時候思念母親……但班・庚的大部分時間，都在處理另一件事……還有，請告訴他，班・庚對你這樣的紳士相當仰慕。這些話，你都要一字不漏的告訴他啊！說完之後，你要捏他一下，就像我現在對你這樣。」

班真的用力捏了我的手臂一下。

我聽了沒聽懂的，只是瞪着他問：「首先，我要怎麼回到大船上？」

班想了一想，便說：「沒問題的。我有小船，親手打造的船。我把船藏在白色的岩石下面。等到天黑，我們就搭船過去。啊！甚麼聲音？」

轟、轟！

遠方傳來砲彈發射的巨響。



「他們開打了！」我一聽就知道是甚麼回事。

我拔腿就跑，向着班說：「跟我來。」

砲響之後，隔了一會，遠方就響起一輪槍聲。

距離不到三百米的地方，那裏有一面英國國旗在半空飄揚。

班一看到國旗，立刻停下腳步，拉着我坐下。

「錯不了的，肯定是你的朋友。」班的目光亮了一亮。

「比較可能是那伙叛變的船員吧？」我質疑。

「不必懷疑，如果是席爾法，肯定會升起海盜旗。我覺得那是你的朋友。聽！砲聲又響了，那表示你的朋友還活着。我憑砲聲的方向推測，他們應該上岸了，可能躲在弗林特多年前搭建的防禦要塞。」

「真的嗎？我應該趕快去跟朋友會合。」

班聽到我這麼說，忽然抓住了我的手。

「別急。吉姆，你是個好孩子，但畢竟只是孩子。班要走了。就算有蘭姆酒喝，我也不會過去，除非我見到你口中那個紳士，獲得他親口答應我的要

求。別忘了幫我傳話——然後捏他一下，這樣他就會知道自己不是在做夢。」

他露出機靈的表情，連續捏了我三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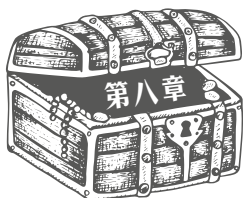
「吉姆，當你需要我的時候，你會知道要去哪裏找我。來找我的人，手裏要拿着白色的東西，並且獨自前來。至於時間，大約正午到第六下鐘響之間。吉姆，如果遇上席爾法，你不會出賣我吧？」

突然砲聲響起，一顆砲彈落在距離我們不到一百碼外的沙地。

「再見！」

告別之後，我們分別朝兩個方向拔腿就跑。





木寨攻防戰

砲聲撼動地面整整一個小時。

砲彈不斷砸爛樹木。

我持續轉移掩護點，避開那些彷彿追着我而來的砲彈。我不敢接近防禦要塞那邊，因為砲火不停集中轟炸那裏。於是我繞向東邊，躲進岸邊的樹林裏，再過不久就天黑了。

伊斯帕紐拉號依然停泊在原位，不過船上高掛着海盜的黑旗。

灼灼紅光，轟然巨響，我看見最後一發砲彈呼嘯而過。

我潛伏在地上，觀察敵陣的動靜。

他們在河口生火，一艘小艇往返於營地和大船之間，人們像小孩般大呼小叫。聽得出來他們喝醉了，所以才會狂吼亂叫。

我站起身來，在營火後方的山丘，看見一塊兀立的白色壁岩。我認為那可能就是班·庚曾提及的白色岩石，也許我改天會用得着那邊藏着的小船。

不久，我繞過樹林，抵達防禦要塞的後方，終於遇見我的朋友。

原來在小艇載我上岸之後，船長、屈勞尼和利弗西本來打算制伏剩下的六名船員。結果一來因為沒風，二來因為我上了岸，所以沒這麼幹。他們亦擔心席爾法會抓住我來當人質。

利弗西帶漢特上岸視察環境，發現木寨這裏十分適合防禦。他們利用小船運送火藥、火槍、食物及醫療物資上岸。

來回運送到第五趟的時候，所有人登上小船撤離，船上的叛徒也開始朝他們開火。交戰片刻後，利弗西等人上岸，趕往這個木寨。**在爭奪小木屋的過程**

中雷魯斯受傷身亡，不過他們終究奪下了小木屋。

接着，船上的火砲就一直瞄準小屋轟炸，但由於樹林遮蔽了視線，所以很難擊中目標。

到了晚上，對方停止轟炸後不久，我就出現了。

席爾法殺人滅口、被放逐的班·庚……我把今天的遭遇說了一遍，才開始觀察寨內的環境。

木屋的屋頂、牆壁、地板都是松木打造，門口有門廊，門廊下有泉水湧出，形成一個蓄水池。屋內沒有家具，只有一塊可以用來當火爐的石板。柵欄裏的大樹幾乎都被砍下來建屋，附近只剩一些小樹和灌木。

水手葛雷加入了我們的陣營，他在奮戰中受傷，臉上包了繃帶。

那面英國國旗蓋住了雷魯斯的屍身。

斯摩烈船長為了抖擻精神，便呼喚所有人集合，逐一分派任務。我們以兩人一組為單位，兩個人出門撿木柴，兩個人幫雷魯斯挖墳墓。利弗西充當廚師，我則出去門口站崗。船長在眾人之間巡視，鼓舞士氣，隨手幫忙。

利弗西來到門口抽煙，向我說道：「你說的班值得信賴嗎？」

「我不知道。我無法判斷他腦袋是否正常。」

「吉姆，他獨居荒島三年，不可能像你我這般正常。對了，你說他想吃芝士？」

「是的，先生。」

利弗西歪着頭說：「幸虧我在鼻煙盒裏放了塊巴馬臣芝士。剛好可以送給班當禮物！」

葬完雷魯斯，又吃過晚餐，船長、屈勞尼和利弗西開始討論接下來的計劃。

他們似乎都一籌莫展。**物資短缺，我們會在救援趕到之前餓死。我們最好的做法就是向海盜突襲，殺到他們投降或者上船撤退。當日交戰之後，敵人那邊原先有十九人，此刻剩下十五人，其中兩人受傷。**

另外，我們有兩個值得信賴的夥伴——蘭姆酒和氣候。

「他們飲酒毫無節制，又在那種濕地上紮營，我保證他們會得熱病。」利弗西說。

我累壞了，睡得像頭豬一樣。

第二天早上，一陣喧嘩聲吵醒了我。

「白旗！」

我聽見某人的聲音，接着又是這個人的驚呼：

「席爾法親自來了！」

我跳起身來，一邊揉着眼睛，一邊衝到牆上的小孔後面偷看。



柵欄外面有兩個人。

一人揮舞着白旗，另一人則是神態自若的席爾法。天色尚早，寒氣逼人，天空晴朗無雲，陽光映紅了林頂。席爾法和他的手下站在陰影中，膝蓋以下淹沒在薄霧之中。

「別出去！」船長叮嚀道：「八成有詐。」

然後他向席爾法那邊大喊：「站着，否則我們就開火！」

「我是來和談的！」席爾法大叫。

斯摩烈船長站在前廊，回頭對我們說：「利弗西

負責監視北面。吉姆，東邊。葛雷，西邊。所有人把火槍上膛。打起精神，小心為上。」

接着他轉向叛徒，隔着老遠大喊：「你們到底有甚麼企圖？」

這次是另外那個海盜回話：「席爾法船長要跟你們談條件！」

「席爾法船長！沒聽過！誰呀？」斯摩烈面露不屑之色。「船長，是嗎？升職得好快呀！」

席爾法遠遠喊話：「斯摩烈先生，因為你**擅離職守**，這些可憐的船員才選我當船長的。」言語中特別強調「**擅離職守**」這個重點。「只要談好條件，我們願意罷手，不計前嫌。」

斯摩烈說：「我本來不想跟你談判。要談就來談吧！不過我只准你一個人過來。」

就因為這句話，席爾法要過來了。

他拄着拐杖，翻身越過柵欄，身手相當敏捷。

我是個不盡責的衛哨，當場離開東側的崗位，偷偷來到斯摩烈的身後。斯摩烈坐在門檻上，手肘撐在膝蓋，手掌頂着腦袋。席爾法十分吃力地爬上斜坡，

避開樹根，但他一聲不吭，終於來到斯摩烈面前。

「我們在這裏談。坐下吧。」斯摩烈抬着頭說。

「你不請我進去坐嗎？坐在沙地上很冷呀。」席爾法抱怨。

斯摩烈憤然道：「如果你沒有圖謀不軌，現在就會舒舒服服坐在你的廚房。這是你自己的錯！你當廚師，我絕不會虧待你。你要當席爾法船長，你就準備被吊死吧！」

「那好吧，斯摩烈**船長**。」席爾法說着在沙地上坐下。「只是你待會兒要拉我起來。嗨，吉姆！嗨，醫生！大家都來了啊！」

「有話快說。」斯摩烈瞪住他。

席爾法說：「你們昨天晚上幹得很好，趁我們疏忽的時候突襲。我不得不承認我非常意外——但是聽好了，**船長**，同樣的錯誤，我們不會再犯第二次！我們會派人站哨，也會少喝點蘭姆酒。我沒喝醉，我只是累了，如果我早一秒醒來，我就會趕上你行兇的瞬間。」

「所以？」斯摩烈的態度冰冷如常。他完全不知

道席爾法在說甚麼，但語氣沒有暴露絲毫困惑。

突襲？哦！我猜是班幹的！他趁海盜醉倒時潛入營地，幹掉他們其中一個。即是說，如今敵方只剩下十四名人員，而這個好消息實在令我振奮。

席爾法向斯摩烈開出了條件：「我們要寶藏，我們會弄到手——這就是我們的目的！你們是寧願保命吧？對不對？快交出藏寶圖，我們就停戰。」

「不行。」斯摩烈回嘴：「我們不答應的話，你又可以拿我們怎樣？」

席爾法咬牙切齒，說道：「聽着，快交出藏寶圖。只要你做到這一點，我們就給你們一條活路。你們可以找到寶藏後跟我們上船，我保證，我們會在安全的地方放你們下船。如果你擔心船員報復，也可以選擇留下，我們會平分補給品給你們，並通知救援船隊來接你們。」

斯摩烈站起身來，拿出煙斗，點着了煙草。

「說完了嗎？」他一邊抽煙一邊說。

「拒絕的話，你將會看到槍林彈雨。」席爾法恐嚇道。

斯摩烈站起來，翻轉煙斗敲了一敲，倒出滿掌煙灰。

接着他冷冷地說：「好。現在換你聽我說。如果你們一個一個過來自首，棄械投降，我只會把你們鎖起來，帶回英格蘭受審。你們找不到寶藏的，你們也開不了船——哼，憑你們的技術根本無法遠航。席爾法，這是我最後一次跟你好好說話，下次再遇見你，我會在你背後開槍。你滾吧！」

席爾法大怒，喊道：「拉我起來！」

斯摩烈說：「我不想拉。」

席爾法吼道：「誰來拉我起來？」

沒人理他。

席爾法破口大罵，爬過沙地，終於撐着門廊站起來。他朝泉水吐口水，向我們喊道：「一小時內，我就會攻下這間小屋。笑啊，你們再笑啊！一小時內，我要你們求生不得、求死不能！」

他氣沖沖地離開木寨，過去柵欄那邊與手下會合，兩人就這樣消失在樹林之中。



等到席爾法離開，斯摩烈船長轉身面對屋內，發現除了葛雷之外，其他人都沒有好好待在自己負責的崗位。

那是我們第一次看到他大發脾氣。

「各就各位！」斯摩烈大吼，嚇得我們全部衝回原位。「葛雷，你是盡忠職守的水手，我會在航海日誌中記你一個優點。屈勞尼先生，真是沒想到呀！利弗西，我以為你從過軍呢！總之你們都令我太失望了！」

衛哨全都繼續監視外面，其他人則忙着裝填彈藥，所有人都羞愧臉紅。

斯摩烈巡視完一遍，覺得穩妥了，便向大家說：「各位，我是故意激怒席爾法的。不到一小時，他們就會攻進來。敵我的人數懸殊，但我們有木屋做掩護。只要大家齊心，我有信心我們能擊退他們。」

木屋的東牆和西牆上各有兩個放槍的射擊孔。南牆就是門廊，也有兩個射擊孔。北牆則有五個。我

們七個人總共有大約二十把火槍，都在每面牆前擺了一些彈藥和四把上膛的火槍，房間中央還擺了幾把彎刀。

斯摩烈說：「吉姆還沒吃早餐，快拿點東西回到崗位上吃！漢特，給每人發一杯白蘭地。」

瑣事分派完畢，計劃已在斯摩烈心中成形。

「利弗西，你負責守住門口。不要暴露身體，躲在屋內，隔着門廊開火。漢特，你守東牆。喬伊斯，你守西牆。而屈勞尼先生，你槍法最好，請你跟葛雷守住最危險的北牆。如果他們搶到我們後面開槍，情況就糟糕了。吉姆，你跟我的槍法都不好，我們待在旁邊裝子彈，再看形勢幫忙吧！」



一小時後，敵人來襲。

四面八方傳出槍響。有些子彈擊中木屋，但都沒射入屋內。利弗西醫生在南門看見三處開槍的火光，屈勞尼認為北面有七個人，葛雷卻說有八個人。東側

和西側都只有一人開槍，顯然是擾敵之計。

接着北面的樹林裏跳出一群海盜，直接衝向柵欄。

而其他三個方向的槍手再度開火，一顆彈丸掠過門廊，打爛了利弗西手中的火槍。

海盜像猴子般翻越柵欄，愈來愈逼近。

鄉紳和葛雷不斷開槍，三名敵人倒地，其中一人爬起後轉身逃跑，拚命竄進了樹林。

四個海盜衝過山坡，殺到了木屋的四周。

「**準備受死吧！**」掌帆長安德生叫陣。

有海盜隔牆抓住了漢特的槍管，奪走了他的槍。一陣拉扯，砰的一聲，漢特撞上木牆，當場昏倒。

另一個海盜繞到門廊，伸出彎刀砍向利弗西。

他們闖進來了！木屋中陷入一片混亂，硝煙瀰漫之際，到處都是叫囂、槍響及呻吟聲。

斯摩烈大叫：「出門，去外面作戰！拿彎刀！」

我抓起一把彎刀，衝出屋外，剛好看到利弗西打倒他的對手。

斯摩烈下令：「所有人繞到屋子後面！」

我聽從號令，舉刀轉過屋角，迎面遇上安德生。他大吼一聲，高舉手中的彎刀，朝我頭上劈過來。我沒時間多想，連忙跳向旁邊，順勢滾落斜坡。

就在安德生那一刀砍空之際，葛雷看準破綻砍死了安德生。

另一個海盜在朝射擊孔內開火時被子彈擊中，躺在地上痛苦哀號。利弗西出手解決了衝進來的第三個海盜。闖入木寨的四個海盜，現在只剩一個還活着，而他貪生怕死，迅即丟下彎刀，連滾帶爬開溜。

轉眼之間，敵方逃得乾乾淨淨，留下五個倒地不起的同伴。

我們贏了！

利弗西、葛雷和我回到木屋，看着這場勝利的代價——漢特昏迷，喬伊斯頭部中彈身亡。

在木屋正中間，屈勞尼正扶起臉色慘白的船長。

「船長受傷了。」屈勞尼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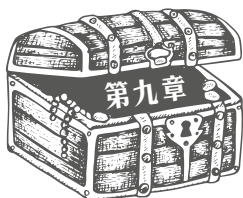
斯摩烈不顧傷勢，一見我們來了就問：「他們跑了嗎？」

「能跑的都跑了。有五個變成跑不了的死人。」

利弗西回答。

「死了五個！」斯摩烈船長喊道：「翻盤的機會來了！現在他們只剩九個，我們四個，勝算大幅增加。」





海上激鬥

海盜沒有第二波攻勢，樹林中再也沒傳出槍響。

漢特的頭骨和胸骨都碎裂了，永遠不再恢復意識，去了見上帝。

斯摩烈船長傷勢嚴重，但沒有生命危險。一發子彈擊中他的肩胛骨，壓向肺部，幸好不深，而另一發子彈擊中他的小腿。利弗西說他會復元，只是數週內最好不要亂動，也盡量別要說話。

用餐之後，屈勞尼和利弗西他們談了一會。

這個下午，利弗西戴上帽子，佩戴手槍和彎刀，把地圖放入口袋，扛起一把火槍，他便翻越北側柵

欄，進入樹林深處。

葛雷跟我坐在一起，一邊抽煙一邊問：「獨自行動？利弗西醫生瘋了嗎？」

「不可能的。他是我們當中最理智的人。」我說。

「如果他沒瘋，肯定就是我瘋了。」葛雷說。

「如果我沒猜錯，醫生是去找班·庚了。」我回答。

日頭炙熱，沙地彷彿要燒起來。我開始羨慕利弗西能在樹蔭下散步，享受鳥語花香，而我只能在這裏讓太陽烤。四周都是血，都是屍體，噁心的感覺逐漸變得跟恐懼感一樣強烈。

沒法待在這個噁心的地方了！我決定離開大隊，獨自展開行動。

首先我將餅乾塞滿外套的口袋，接着又拿了兩把手槍和彈藥。我打算去找昨晚看見的白色岩石，確認班的小船究竟在不在那裏。由於我很肯定屈勞尼和船長不會讓我離開木寨，唯一的辦法就是偷溜出去。

我翻過柵欄，竄入樹林。

浪聲和風聲不絕於耳，我沿東海岸前進。

沒多久，我來到可以瞭望伊斯帕紐拉號的位置，現在船上掛着的是海盜旗。

夕陽沒入「**望遠鏡丘**」的後方，天色逐漸陰暗。

我得盡快在天色全黑前找到班的小船。

當我抵達白岩時，天色幾乎全黑了。

白岩下方有個隱蔽的凹洞，長滿及膝的雜草，洞裏有個小羊皮帳篷。

我跳進凹洞，掀開帳篷，果然看到班的小船。這條船的造工非常粗糙，木頭骨架歪歪斜斜，外身覆蓋羊皮，另外有兩根船槳。小船確實是非常小，別說是成年人坐上去，即使是我上船也難保不會沉沒。

我敢說班的小船是人類史上最爛的一艘小圓舟。不過，它還是有一個很大的優點，就是非常輕巧，方便搬移。

本來我只是想來看一看小船，但如今我心中冒出另一個主意——我要趁天黑划船接近伊斯帕紐拉號，割斷錨繩，讓它漂到岸上擱淺。

海盜團經過今早的挫敗，說不定會起錨出海，而我最好防止這種情況發生。

我坐下來吃餅乾，等到天色全黑，這才扛起小圓舟，穿越濕地，來到海邊。

小圓舟下水之後，我開始划船。

我花了點時間熟悉小船的划法，最後成功接近伊斯帕紐拉號。

錨繩很粗，扯得很緊，直接砍斷的話，大船被潮水沖走的瞬間，很可能會導致我翻船。

「我該放棄還是繼續？」我猶豫不決。

就在此時，風向忽然改變了，大船的船身傾斜，錨繩也鬆弛了。這樣一來，逆流會我將衝向岸邊，所以我也不怕會翻船。

我連忙拿出折刀，開始割錨繩，可是在我快要割斷之前，那陣風戛然而止。

等一等吧！我靜待海風再度吹傾船身。

其實我一直聽見船艙傳出的人聲，只不過沒費心去聽清楚內容。

既然現在無所事事，我就豎起了耳朵傾聽。說話的人是伊斯梅和另一個海盜，兩人顯然都喝醉了，滿嘴髒話爭吵，三不五時還有拳打腳踢的聲響。

起風了！

我奮力揮刀，砍斷了錨繩。

沒想到伊斯帕紐拉號開始打轉，差點撞上我的小船。

我慌了手腳，深怕翻船，拚命地划槳。

雖然躲過了大船的撞擊，但我們兩艘船都被捲入海流，速度愈來愈快，在碎浪中劇烈激盪。

死定了啦！

我全身縮進了船裏，向主禱告。

就這樣，我緊貼着船底躺了幾個小時，隨着黑暗的波濤搖來晃去，飛濺的浪沫打在身上。每當船身下沉，我都有種死亡降臨的感覺。

最後，我累壞了，索性睡上一覺。



我夢見了家鄉的本鮑上將旅店。

當我一覺醒來，天色已經亮了，原來小船漂到了金銀島的西南端。

伊斯帕紐拉號呢？它在前方不到半里的海面，船帆全開鼓滿了風。

我猜船上的人打算環繞全島，這樣才可以回歸下錨的地點。但是，沒多久大船竟駛向反方向，最後進入風眼，停在原地打轉。

「笨蛋！他們一定醉倒了，所以才亂開船。」

觀察了一會之後，我肯定船上沒人掌舵。

船員都去哪了？要麼是醉倒，要麼就是已棄船而逃。

「如果我能上船，也許可以把船開回去找船長呢！」我心想。

一股冒險的勇氣湧上心頭，我划向那個方向，很快就貼近船頭那一邊。我從小船望向上面，伊斯帕紐拉號真的非常巨大。

費了好大的勁，我終於爬上了伊斯帕紐拉號。

我來到後面的甲板，發現兩個留守船上的傢伙——戴紅帽的那個人躺在地上，肢體僵硬，雙臂外伸，嘴巴張開。另一個就是伊斯梅，他背靠着船舷坐着，一顆腦袋低垂，雙手好像抬不起來，臉色異常蒼白。

他們兩人身邊都有血跡，顯然是發酒瘋時自相殘殺。

我趁着風平浪靜，本來想到別處看看情況，卻在此時聽見伊斯梅的呻吟聲。本來看見他虛弱的樣子，我應該同情他，但我一想起在蘋果桶裏聽到的密談，我就覺得此人活該如此。

我走到主桅桿前停步，向他挖苦道：「我上船了，伊斯梅。」

他虛弱得只能活動眼珠，嘴裏喃喃自語：「白蘭地……」

我跑去儲藏室，酒桶都不見了，滿地都是空酒瓶。看來由叛變的一刻開始，這伙海盜就違反紀律酗酒，結果常常無法保持清醒。

在亂糟糟的儲藏室，我找出一瓶喝剩一點的白蘭地，又撿了些餅乾、醃水果、葡萄乾和芝士。我回到甲板，留下食物給自己，又去水桶那邊喝了點水，這才把白蘭地酒瓶交給伊斯梅。

伊斯梅喝了一大口酒。我開始吃東西。

「痛嗎？」我問他。

「如果醫生在船上，我的傷就不成問題，這次我真不夠運……至於那個混蛋，他是死透了……」他說到這裏，指向那個戴紅帽的死者。「哼，反正他只是個假冒的水手。吉姆，你是從哪裏冒出來的？」

「我是來奪船的。從現在起，請你稱呼我一聲『船長』。」

伊斯梅看着我不說話，露出一絲嘲笑。儘管他的臉恢復了點血色，身體還是十分虛弱。

我降下海盜旗，丟到海裏，大呼一聲：

「席爾法船長去死吧！」

伊斯梅用狡詐的眼神看着我。「吉姆船長，你想要上岸吧？我們來談談吧！少了我的指點，你開不了這艘船。聽着，你給我食物、水和繃帶，我就教你怎麼開船。」

「我不要回去之前的下錨地點。我要把船停在北灣。」我說。

「沒問題。我不是笨蛋，我懂得衡量局勢。北灣？我就聽你的。就算要開船去自盡，我都會幫你的。」

就這麼一言為定。

三分鐘後，我就聽着伊斯梅的指令，駕駛伊斯帕紐拉號出發，乘風沿着海岸線前進。如無意外，中午前就能繞過北岸，在漲潮前抵達北灣，靠岸等到退潮就可以下船。

我去艙房拿來一塊絲帕，幫伊斯梅包紮好大腿上的刀傷。

伊斯梅吃完東西，又喝了幾口白蘭地，氣色也漸漸變好，坐得比較直，講話也比較大聲。他不時露出古怪的笑容，這一點令我相當擔心。



我們一路順風，即將抵達北灣。

問題是船上已沒有錨，我們也不敢在漲潮前靠岸。既然在漲潮前還有時間，我和伊斯梅就坐下來吃東西。

片刻過後，伊斯梅眨了眨眼，向我說話：「吉姆船長，可以請你下去幫我拿瓶……那叫甚麼來着？好吧，請幫我拿瓶紅酒。白蘭地這種烈酒，現在我喝了會頭痛。」

他說時話吞吞吐吐，態度看起來很不自然，而我不相信他有白蘭地不喝要喝紅酒。這一定是藉口！他要我離開甲板，肯定是有所圖謀，但我暫時猜不透他的意圖。

於是我假裝下樓去船艙，一轉彎就脫掉鞋子，無聲無息地繞到前方，爬上樓梯，探頭出來偷看。

我看見伊斯梅吃力起身，走到甲板的排水口那裏，從一堆繩索之中撿起一把匕首。他一邊細看匕首，一邊用手指檢查刀尖是否鋒利，隨即把匕首藏入外套底下，再回到老位置坐下。

原來伊斯梅可以動了。

這個騙子！幸好我身上有槍。我一邊思索對策，一邊過去穿上鞋子，由船艙取走一瓶紅酒，便重返船尾的甲板。

伊斯梅接過紅酒，打開瓶蓋，喝了幾口，說道：「看！潮水夠高了。吉姆船長，你聽我指揮，我們準備靠岸吧！」

現在我們與海岸相差兩里的距離，但是北灣的入口又窄又淺，須要小心航行才行。

我覺得自己開船開得有模有樣，伊斯梅也是個很專業的領航員，我們攜手合作把船開往目的地。我需要他的幫忙，儘管他是在利用我，我相信在靠岸之前自己的生命會有保障。

「這一帶很安全，適合船隻靠岸。」伊斯梅說。

我在他的指揮之下，全神貫注把船駛向沙灘。

「快！轉舵！」伊斯梅大喊。

我握緊了舵輪，等着船身衝上沙灘，由於太過專心，竟然完全放下了危機意識。

突然間，一股不安的感覺湧上心頭。可能是我聽見腳步聲，也可能是我眼角瞥見影子，或者是出於本能，總之，當我一回頭，就發現伊斯梅已經拔出匕首。

他朝我奔來。

我撲向側面，躲開他的攻擊。

閃躲之後，我停在主桅桿前面，拔出手槍，冷靜瞄準，扣下扳機。

啪！撞針合上，但手槍沒有發出火光或巨響。

哎呀！火藥濕了。

我暗罵自己粗心大意，竟然犯下這種致命的錯誤。

伊斯梅動作飛快，我沒時間去重新裝填彈藥。我扶着桅桿，渾身緊繃，留心伊斯梅的出手。

看見我打算閃躲，他也停了下來。

接着他做了幾下假動作，我也做出相應的閃躲動作。

我們對峙。

突然，伊斯帕紐拉號衝上沙灘，整艘船身在震盪之後歪倒，甲板向左舷傾斜了四十五度。

我們同時跌倒和滑倒，滾向排水口那邊，甲板上水手屍體也跟着滾向我們。

屍體撞到了伊斯梅，所以我比他先爬起來。

船身傾斜，難以奔跑，伊斯梅和我相當貼近，他一起來就伸出匕首刺向我。

就在他即將砍到我之前，我往前跳上桅桿，那一下刺殺真的在我腳下極近的距離掠過。

接着，我沿着繩網奮力往上爬，一路爬到桅頂的橫杆。

伊斯梅張口結舌，抬頭看着我，神情既訝異又失望。

現在有了喘息的機會，我把握時間，立刻給兩把手槍重新裝填彈藥。

伊斯梅遲疑片刻，咬起匕首，也爬上了繩網。由於他腿上有傷，爬得很慢，還沒爬到三分之一，我已經裝好彈藥。

我雙手各持一把槍，指向他道：

「你再往上爬，我就轟爛你的腦袋！」

伊斯梅吞了吞口水，才說：

「吉姆……我投降了……」

這一番話令我放鬆了警戒。

嗖的一聲，一件東西如箭般向我飛來。

那是伊斯梅擲出的匕首。

匕首穿過我的肩膀，再將我釘住在桅桿上。

好痛！

本來我不敢向人開槍，但在劇痛之下，兩把槍同時開火，接着由我的雙手滑落。

我明明沒有瞄準，但伊斯梅還是中槍了。

鳴哇！

一聲驚呼之後，伊斯梅就鬆手了，由繩網上掉

落，一頭栽入水中。

我由傾斜的船身望向海面，看着他的鮮血染紅了海面，然後他就在我眼前溺水了，向下沉入海底，成為魚的食物。



鮮血沿着我的肩膀流下，我閉着眼拔出匕首，再順着繩網爬下桅桿。

接着我去船艙找東西療傷。傷口很痛，還在流血，但不至於影響動作。我處理好傷口之後，返回甲板環顧四周，心想既然伊斯帕紐拉號現在是我的了，我就該清理一下。

我把甲板上的屍體扔下船，死者的紅帽子也跟着他漂在海上。

現在船上只剩我一個人，但我在日落前就下船了。

「雖然我偷溜出去，但我奪船成功，船長一定會稱讚我的！」我一邊想着，一邊朝木寨的方向奔跑，趕着回去告訴大家這個好消息。

天黑後，晚風在松林間呼呼颯響。

我繞過山丘，渡過了小溪。

天色愈來愈黑，景色逐漸朦朧，我有好幾次被樹叢絆倒，還不小心掉進了沙坑。

最後我安全抵達木寨。

遠遠看見木屋外升了個大火堆，紅光與柔白的月光形成強烈的對比。除了火堆啪啦作響的聲音，木寨中再無任何人聲。

「到底是甚麼回事？其他人呢？」

我心生疑慮，微感害怕，偷偷溜向東側，從最暗的地方翻越柵欄。

當我接近小屋後，終於聽見了鼾聲，登時放心多了。

不過，大家的守備工作也做得太差了吧？萬一那幫海盜偷偷突襲，大家就會見不到明天的太陽。

「是不是因為船長受傷了呢？」我心想。

我終於來到門口，屋裏黑漆漆的，令人根本看不清楚。我雙手前伸，摸黑進去，打算直接睡覺，等明天一早他們發現我在場，他們臉上的表情一定很好笑呢！

我踢到了一個人的腳。

對方沒醒，只是翻身呻吟。下一秒，突然間，有個尖銳的聲音大叫：「**西班牙銀圓！西班牙銀圓！**」

這是席爾法的綠鸚鵡——**弗林特船長！**

牠就像是頂尖的衛哨，放聲宣告我的到來。

我怔怔地站着，沒時間找地方躲藏。

鸚鵡一叫完，我馬上聽見席爾法的聲音：「是誰？」

糟糕！

我拔腿就跑，一轉身就重重撞在一人身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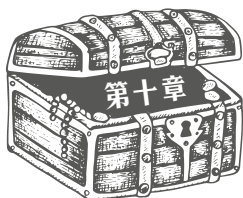
撞倒我的人隨即抱住了我。

「拿火把來，迪克。」席爾法說。

我掙扎不了，厄運難逃。

其中一人離開木屋，不久帶着火把回來，映紅了我的臉。





席爾法船長

火把的紅光照亮木屋，為我展現最恐怖的景象。海盜已佔領了木屋和物資，但更恐怖的是我沒看到我的同伴。

屈勞尼呢？利弗西呢？船長呢？葛雷呢？他們都死了嗎？我怪自己沒有留下來跟大家同生共死。

屋裏一共有六個海盜。

五個人站着，醉眼惺忪，臉色漲紅。還有一個站不起來，只是用手肘撐在地上，他的頭上裹着繃帶，顯然受傷不久。

鸚鵡坐在席爾法的肩膀上。

席爾法看起來似乎也比之前蒼白，臉上充滿戾氣。

「吉姆，真想不到你自己來送死呀！」

席爾法在酒桶旁坐下，開始用煙斗裝煙草。

「借個火，迪克。」他點燃煙絲，向自己人說：「各位，坐下吧！不必為吉姆起立，我保證他不會介意。吉姆，你今晚過來，真是為我帶來很大的驚喜。由我第一眼看到你，我就知道你是個聰明人。」

我不想回答，挺身背牆而站，面對席爾法這種壞蛋，我努力不把絕望表現在臉上。

席爾法吐出一口煙，繼續說：「吉姆，我一直都很喜歡你。你讓我想起年輕時的自己。我本來希望你入伙，跟大家分錢，一輩子榮華富貴。好孩子，這樣一來你非入伙不可了。斯摩烈船長和醫生都丟下你啦，你現在孤掌難鳴，唯一的選擇就是加入我這一邊。」

太好了！他的說話暗示了我的同伴還活着，我不由得暗暗高興。另外我又想到，席爾法應該還不知道在大船上發生的事，所以他才會以為船長他們放棄我。

席爾法凶巴巴地說：「吉姆，我不會強迫你，威

膏對你未必有用。如果你願意，歡迎你加入我們。如果不願意，吉姆，歡迎你拒絕……你會有甚麼待遇，就看你的決定，我這個人最公道了。」

這番話就是死亡威脅。

「我要現在決定嗎？」我聲音顫抖。

席爾法冷冷地說：「不急。你慢慢考慮。我們不催你。有你在這裏，大家都開心。」

我鼓起勇氣，跟他談條件：「你們要我做選擇，我就要知道到底發生了甚麼事。首先，我要知道我朋友在哪裏。」

「昨天早上，利弗西醫生舉着白旗來找我。他說：『席爾法船長，你被出賣了。船不見了。』我們跑去查看，老天，船真的開走了！醫生說：『好了，我們來談談。』」

當席爾法說話的時候，我默不作聲。

「我跟醫生的談判有了結果，物資、白蘭地、木屋、木柴……總之這裏的東西全都歸我們。醫生他們離開了，我也不知道他們去了哪裏。對了，醫生有說過你失蹤的事，他說早就受夠了你，所以想丟下你

不理。」

「就這樣？我現在是不是要做出選擇？」我問。

「你現在就要做出選擇。」席爾法嚴詞厲色。

我激動不已，向席爾法攤牌：「我不是笨蛋，我明白我的處境。但我不在乎，因為遇上你之後，我已經見識太多死亡。不過我有些事要告訴你……首先，你們的船沒了、寶藏沒了、人手也沒了……你們的整個計劃泡湯了，你知道為甚麼嗎？因為我！」

席爾法怔怔地瞪着我。

我頓了一頓，又說：「我曾躲在蘋果桶裏，偷聽到你、迪克和伊斯梅討論陰謀，當晚我立刻向船長他們報告。至於大船，割斷錨繩的人是我，我也幹掉了你們在船上的人，把船開到你永遠找不到的地方。我不怕你呀！你殺了我根本毫無好處。但如果你們放過我，我會既往不咎，來日你們接受審判時，我會盡可能幫你們說好話。」

所有人目瞪口呆看着我。

我喘了一口大氣，又繼續說：「席爾法先生，我相信你是這裏最好的人。如果我死了，希望你能轉告

醫生我是怎麼面對死亡的。」

「我會記得。」席爾法的語氣耐人尋味，我聽不出他是在嘲笑我的要求，還是欣賞我的勇氣。

「**動手吧！**」老海盜摩根跳起身來，拔出匕首。

「**住手！**」席爾法吼道：「摩根，你是船長嗎？跟我作對的話，你是想在橫桅上吊死，還是被扔去餵魚？」

摩根停手了，而其他人開始交頭接耳。

「湯姆是對的。」一人說道。

「我已經受夠了！」另一人附和道：「席爾法，我寧死也不要再受你擺布了。」

席爾法拿着煙斗，吼道：「你們想造反嗎？有種就動手！你們知道規矩的，我都準備好了。有種的人就拔刀，我保證在煙斗熄滅前幹掉你。」

沒人敢動。沒人吭聲。

「你們就是這種窩囊貨色，是吧？」席爾法說着，又把煙斗放回嘴裏。「裝腔作勢，沒半點用處。你們不敢像個海盜一樣動手，那就給我乖乖聽話！我喜歡這個孩子，他比你們都有種多了。聽着，我會讓吉姆活着的，你們都不准對他出手！」

席爾法雙手抱胸，靠牆而立，目光相當銳利。

其他人聚集在對面，竊竊私語，三不五時抬起頭來。他們不是在看我，而是看着席爾法。

「有話就說吧！」席爾法啐了啐道。

有人站了出來，朝席爾法敬了個禮。

「請見諒，船長。我們這些當船員的，也知道我們的權利。到這一刻我還是當你是船長，但我們要行使我們的權利，出去外面開會。」

這個人出門之後，其他人也一個接着一個敬禮出門。

最後，只剩我跟席爾法留在屋內。

席爾法放下煙斗，對我低聲說話：「吉姆，我告訴你，死並不可怕，可怕的是折磨。他們會把我拉下台。但你要記住，我可是跟你站在同一陣線，剛剛我幫你說話了，對不對？現在我的處境有點不妙，說不定會被絞死……剛剛我挺你了，現在你也會挺我吧？你是我最後的王牌，我也是你的救星。大家彼此同舟共濟，你說好不好？」

我終於弄懂了他的意圖。

「你是認輸了的意思嗎？」我問。

「船沒了，腦袋也快要不保，我還可以不認輸嗎？事情就是這麼簡單。我一發現海灣的船不見了……我就知道完蛋了。外面那群傢伙都是蠢蛋，我會盡力說服他們饒你一命。吉姆，你也要想辦法保我一命呀！」

「我會盡力而為。」我說。

「那就這麼說定了！不准反悔！」席爾法倒了一杯白蘭地給我，但我拒絕這一番好意。

「話說回來，吉姆，醫生為甚麼要把藏寶圖給我？」席爾法忽然問起。

甚麼？我啞口無言。

席爾法一看到我驚訝的表情，就知道不必再問下去。「好吧，醫生把藏寶圖給我了，這背後肯定有甚麼原因。吉姆，但我實在想不通……」

為了定一定驚，席爾法喝了一口白蘭地。



外面的海盜開完會回來，全部擠在門口，推派一

個代表上前，交給席爾法一樣東西。

噢！那東西是「**黑帖**」，我知道即是下追殺令的意思。

「黑帖！果然是黑帖！哈哈！」席爾法大笑着說：「這張紙你們是怎麼弄到手的？哎呀！哪個笨蛋想到去撕《聖經》？好不吉利呀！」

摩根向夥伴道：「我就說嘛！撕《聖經》真的很不好！」

「這是誰的《聖經》？」席爾法問。

「迪克的。」一人回答。

「那迪克要好好禱告了。」席爾法嘲諷道。

那個黃眼睛的海盜插嘴：「席爾法，你閉嘴！大家按海盜規矩給你發黑帖，你就快點翻去後面，看看後面寫甚麼吧！」

席爾法看了一眼，便不屑地說：「謝謝，喬治。我還以為寫了甚麼，原來是『**革職**』兩個字啊？喬治，這是你寫的嗎？你向來公事公辦，就由你來當下一任船長好不好？哎呀，可以借一借火把給我嗎？我的煙斗又熄了。」

喬治怒道：「夠了！規矩就是規矩。你完蛋了……你故意搞砸整個計劃，又放走了利弗西他們，明明我們的想法是去追殺他們……今晚，你又幫這個小孩子說話。哼，我們看穿你了，席爾法，你是不是和他們勾結了，所以故意放水？」

「沒了嗎？」席爾法冷冷問道。

「就這樣。我們都被你害慘了。」喬治深深不忿。

席爾法平心靜氣，說道：「我就逐點反駁你。你說我搞砸了整個計劃？好了，你們都知道的，如果按照我原先的計劃，這一刻我們已經回到伊斯帕紐拉號，坐擁大筆寶藏。結果是誰搞砸了我的計劃？是安德生、伊斯梅、還有喬治你呀！是你們不小心讓船長他們逃下船的！」

從喬治和其他人的表情看來，這些話並不是虛言。

席爾法擦了擦汗，繼續慷慨陳詞：「先說吉姆的事，這孩子難道不是人質嗎？既然有人質在手，我們為甚麼要浪費！白白殺掉他？我才不像你們弱智！」

「那你為甚麼不殺光他們就好？」摩根插嘴。

「嘿！你們真是笨得無藥可救。就是因為那個醫

生還有利用價值！難道你們不需要他來看病嗎？喬治，你深受瘧疾之苦，眼睛才這麼黃，所以是誰治好你的？至於你懷疑我和他們談判，就是暗中跟他們勾結……喂，是誰叫我去跟他們談條件的？還不是你們跪下來求我去的？不談的話，你們都餓死了！」

接着席爾法把地圖往地上一丟，我一眼就認出那是真的藏寶圖。

我想不通利弗西醫生交出地圖的用意，哪怕是在場任何一個人都看不透這件事。他們撲向藏寶圖，大聲歡呼，好像寶藏已經到手了一樣。

喬治說：「真的是弗林特的藏寶圖！但我們不見了船，要怎麼把寶藏運走？」

突然，席爾法跳起來，單手撐着牆吆喝：「喬治，我警告你，你再說一句廢話，我就跟你決鬥！怎麼運走寶藏？我哪知道！就是因為你疏忽，所以才弄丟了船的！嘿，你們這班廢物一事無成，我卻把藏寶圖拿到手，到底是誰高明？現在我要辭職了！你們再選一個船長吧！我不幹了！」

「席爾法！」他們喊道：「我們要你繼續當船

長！」

「這樣就算數了嗎？」席爾法大聲問：「那就這麼決定了。喬治，你真幸運，幸好我不是記仇的人。那黑帖的事呢？」

「就送給吉姆吧！」迪克回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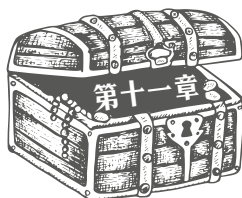
席爾法真的直接把「**黑帖**」丟給我，那是一張圓形的紙片，其中一面被塗成了黑色，另一面印着《聖經》的經文。

當晚的衝突就這麼結束了。

大家喝了一輪酒，然後躺下睡覺。

席爾法給喬治的處罰就是到外面守夜站崗。

我久久不能成眠。一個曾經想殺我的人，如今竟然就睡在旁邊鼾聲大作，我又哪有可能睡得好呢？



尋寶

第二天早上，所有人都被樹林裏的叫聲喚醒：「喂！木屋裏的人聽到嗎？我是利弗西醫生，我來啦！」

真是利弗西醫生的聲音。

我很高興見到他本人，但心情又有點複雜。

「醫生，早安啊！」席爾法拄着拐杖走到門外，笑呵呵地說：「你的病人情況都不錯。我們有個驚喜給你，吉姆在我們這裏！」

利弗西在一段距離外停下腳步，遲疑片刻，然後繼續前進。他來到席爾法的面前說：「好了，先辦正事。來看看那些病人吧。」

利弗西進屋看診，置身在這群兇神惡煞的海盜當中，他卻好像面對英國家庭的鄉民一樣，喋喋不休聊得愉快。他的態度影響了海盜，所有病人都乖乖給他診治，彷彿一切如昔，船醫與忠心的水手和睦共處。

「哈，我現在就像個獄醫。」利弗西自嘲地說。

這群惡徒面面相覷，都是忍氣吞聲的模樣。

當利弗西完成工作，便瞄着我這邊說：「好了，今天看診完畢。現在我想跟那個孩子私下談談。」

喬治大叫：「不行！」

席爾法一掌拍在木桶上。

「閉嘴！」席爾法環顧着眾人大喊，向利弗西說話：「我知道你心疼那個孩子，大家又欠了你的恩惠……但我們怕他會跟你逃跑。這樣好了，我想到一個兩全其美的方法，就是請吉姆發誓。嗨，吉姆，如果你是個男人的話，你能保證會回來吧？」

「我保證會回來！」我點頭答應。

席爾法向利弗西說：「醫生，你先出去柵欄外面，我再帶吉姆去找你。你們就隔着柵欄聊天，好不好？」

當利弗西一走出外面，喬治和摩根等人的怒火就

爆開了，紛紛指責席爾法想吃兩家飯。是的，這確實是席爾法真正的想法，但他花言巧語一番，又成功哄倒了這一群笨蛋。

席爾法不顧眾人抗議，帶我去柵欄前找利弗西。

「醫生，我救了吉姆的命，還因此差點被我的手下革職。醫生，將來在法庭上有需要的話，你應該會幫我說幾句好話吧？請記住，現在我跟吉姆已經是命運共同體。醫生，你是個仁慈和公道的人，我對你是滿懷期望的……」

「席爾法，你不會是怕了吧？」利弗西醫生問。

「我不是懦夫。」席爾法誠懇得好像變了另一個人。「但我有點害怕絞刑台。醫生，你是個講信用的好人！你不會忘記我做的好事，當然也不會忘記我做的壞事。總之，我現在讓你跟吉姆單獨聊天，別忘了這是我的功勞……」

席爾法一說完，便後退到聽不見我們說話的地方。

木屋那一頭的惡徒只顧着生火做早餐。

利弗西難過地責怪我：「吉姆，如今你是自食其

果。你在斯摩烈船長受重傷的時候跑出去，這樣做是很不應該的。」

我忍不住哭了。「醫生，別怪我，我已經很自責了。要不是席爾法救我，我現在已經死了。我不怕死，但我怕他們折磨我……」

利弗西打斷我的話：「跳過來！我們現在逃跑。」

「醫生，我曾發誓會回去的。」我隔着柵欄說話。

「我知道，但現在管不了那麼多了。一切後果我來承擔！我不能丟下你不管。跳過來，我們一起逃命吧！」

「不。」我堅決拒絕。「你很清楚你自己也不會這麼做，鄉紳和船長都很重視承諾。席爾法信任我，我許下承諾，就一定要回去。但是，醫生，我還有很重要的話要說……船是我開走的，就停在北灣。如果他們折磨我，我說不定會透露船的下落。」

利弗西一臉驚訝地看着我。

我把昨天的經歷說了一遍，他悶不作聲地聽着。

「這是命運！吉姆，你揭發了海盜的陰謀，你找到了班·庚……每一步走下來，都是你救了我們的命。你以為我們會棄你不顧嗎？」說到這裏，利弗西望向

另一邊，大聲喊叫：「席爾法！我有忠告要給你！」

等到席爾法走近，利弗西才說：「不要急着去挖寶藏。盡量拖延時間。」

席爾法說：「請見諒，我應該勸阻不了我的夥伴。要救我和吉姆的命，唯一的辦法就是去挖寶藏。」

利弗西想了一想，只好提出另一個建議：「如果是這樣的話，**當你一找到寶藏，就要對尖銳的聲音提高警覺。**」

席爾法一臉不解。「這樣講太隱晦了！你們到底為甚麼放棄木屋，又為甚麼給我藏寶圖……我都毫不知情。你對我隱瞞了太多事！」

利弗西若有所思，卻還是沒有吐露真相。

「那不光是我的秘密，我沒辦法告訴你。可以告訴你的事，我都盡量告訴你了。總之，請你看緊吉姆。如果我們能活下來，只要不是作偽證的話，我在法庭上保證會幫你講好說話。」

利弗西隔着柵欄跟我握手，向席爾法點頭，然後步入樹林。



回去木屋之後，我們飽餐一頓。

席爾法比我所想的更加詭詐，他向着眾人撒謊：「兄弟們，我剛剛打探到秘密了！原來他們很清楚大船的位置，只要我們找到寶藏，我們一定有辦法逼問出來！」

眾人被興奮沖昏頭，只有我暗自在擔憂。

鏟子、十字鎬、手槍、彎刀……這些髒兮兮的水手揹上裝備，就興高采烈出發去尋寶。

席爾法用一條繩索綁住我的腰，牽着我走。

不久，我們來到溪邊，登上快艇，到達之前下錨的水域，然後開始研究藏寶圖。

紅交叉在地圖上的範圍太大，沒有標示出詳細的地點，背面的註記又模稜兩可。

“望遠鏡丘山肩的大樹，
朝北北東偏北的方向走。

“東南東偏東是骷髏島。

“十英尺。

我重讀註記一次，心中有了主意：

「首先我們去找一棵很高的大樹。」

眼前有座兩三百呎高的高地，北側連接望遠鏡丘的南肩坡道，南側則通往後桅丘。高地上長滿高度不一的松樹，其中有好幾棵樹稍為突出，比其他樹高了四十至五十呎。

究竟哪棵是弗林特船長所指的大樹？我們得實地走訪才知道。

眾人跋山涉水，我和席爾法走在隊伍的中間。

在高地上走了一段路，最左側的人突然大叫。我們連忙趕過去，竟看到意想不到的景象——

一棵大松樹的下面，竟有一具纏滿蔓草的骷髏，依稀可見破爛的衣衫。

在場的所有人都不寒而慄。

「是個水手。」喬治一邊說話，一邊上前檢視。

「我看得出這是布料很好的水手服。」

席爾法搭話：「看來就是這樣，總不可能有主教死在這裏。但骸骨怎麼會躺成那種姿勢？看上去很不自然呀。」

骷髏躺得直挺挺的，腳掌指向一個方向，雙手高舉過頭，卻指向了反方向。

席爾法說：「我好像懂了。這副骷髏代表一個羅盤。雙手指着的方向，應該就是骷髏島……我們測量一下吧！」

根據測量結果，骷髏果然直指骷髏島，方位是東南偏東，就跟註記的描述一模一樣。

「我猜的沒錯！」席爾法叫道：「這副骷髏在指路。弗林特讓我發毛……這是他開的玩笑嗎？他在島上殺了六個人，然後把這傢伙扛來這裏當成指標！高個子、黃頭髮……是了，他是阿拉戴斯。摩根，你記得阿拉戴斯嗎？」

摩根回答：「記得，他欠我錢呢！最後還拿我的匕首上岸。」

另一人插嘴：「說到匕首，他的匕首為甚麼不在這裏？我所認識的弗林特船長，他絕不會搜括死人的物品啊……」

喬治說：「這裏甚麼都沒有。太詭異了。」

席爾法表示同意，又說：「很不尋常。再說也沒

用，人都死了，不會動了。我們不要徒增煩惱，快去
找寶藏吧！」

就這樣，我們繼續前進，不過海盜不再分散行
走，也不再大呼小叫。剛剛看見的骷髏，都在海盜的
心中蒙上了陰影。



在熾熱的大白天，我們爬上坡頂，累得坐下休息。

由這裏，可以俯覽東南方的水域，也望得見骷
髏島。

席爾法又取出羅盤，開始比對方位，喃喃道：
「往骷髏島的方向有三棵『大樹』。我認為，『望遠
鏡丘山肩』是指那邊地勢較低的位置。有了這些線
索，就連小朋友都可以輕鬆找出寶藏啦！我們先吃飽
再出發吧！」

「我不餓……我一想起弗林特，就沒有胃口
了。」摩根低聲道。

「弗林特已經死了。還有甚麼好怕？」席爾法說。

「他是個真正邪惡的惡魔！我想起他鐵青的臉！」
某海盜一邊說一邊發抖，似乎想起了不堪回首的往事。

突然間，我們前方的樹林裏，竟傳來熟悉的旋律和歌詞：

**「十五個漢子趴箱子，死人箱子藏秘寶，嗨呵
呵嗨呵呵，給我來瓶蘭姆酒！」**

眾海盜嚇得面無血色。

有些人跳起身來，有些人互相緊抱，摩根甚至整個人趴在地上。

「是弗林特的鬼魂！哇——」喬治驚叫。

歌聲唱到一半，戛然而止，彷彿有人突然捂住歌唱者的嘴巴。我覺得歌聲挺悅耳的，但我身邊的人都不這麼認為。

「這樣下去不行。」席爾法面青脣白，結結巴巴地說：「準……準備出發吧！我肯定是有人在惡作劇。」

剛剛的聲音再度出現，這一次不是唱歌，而是鬼氣森森的呼喚：

「達比·麥葛羅！達比·麥葛羅！拿蘭姆酒來給

我，達比！」

眾海盜僵在原地，神色驚恐至極。

「真的有鬼！我們快回頭吧！」一個海盜喘着氣說。

「那是他臨行前說的話！」摩根嗚咽起來。「在船上的最後一句話！」

迪克拿出聖經，喃喃禱告。他是個家教很好的基督徒，可惜出海結識了壞朋友，結果就誤入歧途。

我聽見席爾法牙齒打顫，但他還是不肯放棄。

「這座島上沒人聽說過達比，除了我們這幾個人。」席爾法奮力提高聲音量，鼓舞大家：「各位兄弟！我是來挖寶藏的！不管是人是鬼都無法阻止我。弗林特生前我都不怕他，他變成鬼我也不會怕他！再走四分之一里左右，就可以找到七十萬鎊的寶藏。巨富就在眼前，我們還要怕一個死掉的海盜嗎？」

「別說了，席爾法！不要挑釁亡靈。」喬治說。

其他人都嚇到不敢出聲。如果他們不是腿軟，肯定早就跑了。

「亡靈？真的嗎？」席爾法說下去：「但我想不

透一點。剛剛的叫聲有回音。鬼魂沒有影子，鬼叫為甚麼會有回音？這可不合常理，對不對？」

我覺得這個論點很沒說服力。但是，迷信的人都會信以為真……我很驚訝地看着喬治鬆了口氣。

「一點也沒錯。」喬治表示贊同。「席爾法，還是你的頭腦最清醒。最初聽見那聲音，確實是有點像弗林特，但還是有點差異，我現在覺得更像是其他人的聲音……」

「我想起來了！班·庚！」席爾法吼道。

「對對對！」摩根跳起身，大喊道：「就是班·庚！」

「這樣有甚麼差別？」迪克接着問：「弗林特是鬼，班·庚也一樣是鬼啊！」

喬治覺得可笑，不屑地說：「誰會怕班·庚那個傻子啊？不管他是死是活，都沒人會怕他。」

眾人士氣大振，扛起裝備，繼續前進。

喬治帶着席爾法的羅盤走在最前面。他剛剛說得沒錯，就連我也覺得，不論是死是活，班·庚這個人一點都不可怕。

我們路過兩棵大樹，但都不是我們要找的樹。

第三棵大樹幾乎比四周的林頂高出兩百呎，樹幹跟一間小木屋差不多粗。不過，我的夥伴並不關心這棵樹有多高大。他們關心的只是埋在樹下的七十萬鎊寶藏。

貪念吞噬了他們之前的恐懼。

他們目光灼熱，步伐輕快，幻想自己一輩子揮霍無度的願景。

席爾法加快步伐，三不五時拉扯綁住我的繩子，兇巴巴地轉頭瞪着我。

眼見金銀財寶就要到手，一切都無關緊要——他的承諾、醫生的警告都變成了過去式。毫無疑問，他打算在佔有寶藏之後，就要奪走伊斯帕紐拉號，割斷我們這些好人的喉嚨，然後背負罪惡和財富遠走高飛。

「來呀！各位兄弟，一起上呀！」喬治喊道，所有人發足狂奔。

我想起弗林特曾在這片樹林殺死六個「兄弟」，現在寧靜無比的樹林，當年一定迴蕩着慘叫聲。

跑不了多遠，突然間，眾人於十碼外停下腳步，發出深受打擊般的驚呼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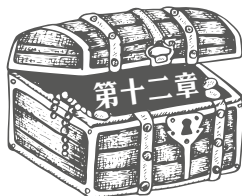
席爾法加快腳步，柱着拐杖前進，很快我們兩個也呆呆站着，喉頭裏卻發不出半點聲音。

我們面前有個大坑，看來不是最近挖的，因為底部已經長出雜草。坑裏有一把斷成兩截的十字鎬，還散落着幾個**空箱**。其中一個木箱上烙着「**海象號**」的船名——人人皆知這是弗林特的船。

事實擺在眼前。

寶藏被挖走了。

七十萬鎊落空了！



歸航

藏寶箱空空如也，在場的六個男人都深受打擊。

席爾法最快清醒過來，竭力克制住情緒，立刻改變了他的計劃。

「吉姆，拿好這個，提高警覺。」

席爾法遞給我一把雙管手槍。

他開始牽着我往北移動，來到土坑的另一邊。他轉身看我，點了點頭，暗示現在是危急關頭。我忍不住低聲自語：「所以你又有甚麼鬼主意？這次要幫我還是害我？」

就在此時，其他人已經大吼大叫，跳入坑裏，開

始徒手挖土。摩根找到一枚面值兩基尼的金幣，交到別人手裏傳來傳去。

喬治向着席爾法大吼：「兩基尼！少得可憐！你說的七十萬鎊呢？」

「繼續挖呀！」席爾法冷冷說道：「說不定會挖到山核桃。」

「山核桃！」喬治叫道：「大家聽到了嗎？他一定早就知道了！」

「噢，喬治，你又想當船長了？你太心急了，真是的。」

席爾法就像在故意挑釁，這一回所有人都站在喬治那邊。他們開始爬出大坑，不過全都爬到我們的對面。

我們展開對峙。一邊兩人，一邊五人，隔着大坑敵視。

沒人膽敢搶先出手。席爾法完全不動，他瞪着他們，一如往常般的冷靜，眼神有懾人的氣魄。

最後，喬治開口慫恿：「各位兄弟，他們只有兩個人，一個是把我們害到這個地步的癩子，一個是我

恨得要挖出心臟的小鬼。現在，我們——」

砰！砰！砰！

三聲尖銳的槍響穿越樹林而來。

喬治一頭摔入坑內。滿頭繃帶的傢伙原地轉圈，
像個陀螺般倒地身亡。

剩下的三人轉身落荒而逃。

到底發生了甚麼事？我還沒反應過來，席爾法已經朝土坑裏的喬治補了兩槍。

可憐的喬治翻了翻眼皮，死不瞑目地瞪着席爾法。

「喬治，就是我解決你的。」席爾法咬牙道。

利弗西、葛雷和班來到我們身邊，手裏拿着冒煙的火槍，原來剛剛就是他們開了那三槍。

「快追！」利弗西喊道：「我們要趕在他們之前登上快艇。」

我們快步前進，衝過密密麻麻的草叢。席爾法撐着拐杖追着我們，喘得上氣不接下氣，足足落後我們三十碼。

「醫生！你看！不用這麼急啦！」席爾法大喊。

確實不用急。我們遠遠看見，那三個倖存的海盜迷路了，在往後桅丘的方向奔跑。

我們一行人慢慢下山，邊走邊聊。

原來班獨居小島的期間，早就找到了骷髏和寶藏（坑裏的十字鎬就是他留下的）。他徒步將寶藏運往東北方的山洞，分了幾趟才完成。

又原來利弗西當天走入樹林，就是帶著芝士去跟班見面。利弗西套話問出了這些秘密之後，回來就發現大船消失不見。他心生一計，立刻去找席爾法，把已經沒用的藏寶圖給他，騙他們過去木寨聚居。調虎離山之後，他們搬到班的山洞去住，一方面避免感染瘧疾，一方面又可以看守寶藏。

今天早上利弗西跟我見面，一離開柵欄，就立刻趕回山洞，帶著葛雷和班奔向埋寶的地點。班的腳程較快，獨自先走一步，在樹林中裝神弄鬼，幫夥伴爭取到布置埋伏的時間，就這樣救了我和席爾法。

「幸好我和吉姆結盟了。」席爾法捏了一把冷汗。

來到停靠快艇的地方，利弗西摧毀了其中一艘，

然後我們乘搭另一艘快艇繞向北灣。

伊斯帕紐拉號已經在漲潮時漂離海灘，幸虧當天風不大，海流沒有沖走大船，不然我們絕對找不到它。

商量之後，我們划船回去班居住的山洞，而葛雷一個人留在伊斯帕紐拉號那邊，待在船上守夜。

屈勞尼在洞外迎接我們。他沒有提及我擅離職守的事，既不責怪也不褒獎。對着席爾法，屈勞尼板着臉說：「席爾法，你是個大壞蛋！他們勸我不要起訴你。好吧！我不會起訴。但是死掉的人都算在你的帳上，成為你一輩子沉重的罪過。」

「感激不盡。」席爾法敬禮。

當我們進入山洞，就見到了斯摩烈船長。在一片火光映射之中，我也看到了遠處角落那堆金燦燦的財寶。人為財死！就是因為這堆財寶，我們船上總共死了十七條人命，這筆帳還未算上死在弗林特手上的亡魂。

斯摩烈船長向我說：「吉姆，你是個好孩子，但我不想再跟你一起出海，因為你不會是個好海

員……哼，席爾法？你來這裏做甚麼？」

「重返崗位，船長。」席爾法說。

「哦！」船長只應了一句。他沒再多說甚麼。

當晚，我跟夥伴們享受了一頓大餐，班提供的醃羊肉搭配船上的紅酒。人世間最快樂的時光莫過於此。席爾法坐在我們後面，吃得很起勁，有時還會跟我們一起發笑，就像出航時那個彬彬有禮的廚師。



第二天，我們開始把寶藏搬上船。

我們不太擔心島上剩下的三個海盜。沒了快艇，他們只能走路過來，只要在山丘上派一個人站哨，就足以預防他們偷襲。

忙到第三天的晚上，我跟利弗西在山丘上散步，突然聽見下方的黑暗中隱約傳來歌聲。

「是那三個傢伙。」利弗西說。

「他們全都喝醉了吧？」席爾法插嘴，原來他來

到了我們身後。這傢伙的臉皮真的厚如城牆，儘管大家對他不理不睬，他還是對我們大獻殷勤。

利弗西大發慈心地說：「如果他們因為染上熱病而發瘋亂語，我就要離開營地去救治他們。」

席爾法搖着頭說：「請見諒，先生。如果你做出這樣的傻事，我保證你會隨時喪命。那些傢伙全部言而無信，他們不像你這麼講信用。」

「是的……」利弗西沒好氣地說：「你最講信用，我們知道。」

那是我們最後一次聽見那三個海盜的聲音。

我們開會商量，決議把他們留在島上。我們打包了一些生活物資，還有食物和工具，統統留給他們。

終於，我們揚起旗幟，啟航回家。

我們前往最近的港口，必須在那裏招募新的船員，才能繼續順利遠航。

當我們上岸辦完事回來，發現甲板上只剩下班一個人，原來席爾法溜跑了。班睜眼看着他登上小船離開，宣稱不加阻止是為了救我們，因為繼續跟那個獨

腳海盜共處一船的話，真不知他會做出甚麼壞事。

席爾法偷了一袋錢跑路，大約是三百基尼，不算很多錢。

沒想到這麼簡單就擺脫了他，其實我們都很高興。

之後，我們僱用了新的船員，順利返回布里斯托。當初一同出海的船員，結果只剩五個人可以回程。

我們全都分到一大筆財寶，各自花掉各自的錢。

斯摩烈船長退休了。葛雷結婚生子，買了一艘非常好的大船。班在短短三週之內，就把錢給花完或輸光，淪落到街上行乞。後來他在鄉間當了看更，至今活得好好的。

我們再也沒聽到席爾法的消息。

但我敢說，這個獨腳海盜會找到他的老婆，跟他的鸚鵡「弗林特船長」一起安度晚年。

希望如此。因為他將來下了地獄多半不會好受。

根據藏寶圖，銀條和值錢的武器還在島上，就是另外兩個打交叉的地點。就讓剩下的寶藏永遠埋在藏

寶處吧！我絕對不會再去那座天殺的島。

我最可怕的噩夢就是聽見金銀島海岸的驚濤聲，
或在驚醒之前聽見鸚鵡的刺耳叫聲——

「西班牙銀圓！西班牙銀圓！」

The End





Book Wars 名著精讀【英國篇】05

金銀島



Treasure Island

★本書選字乃根據〈香港中文大學資訊處遣詞用字統一表〉

原	作	Robert L. Stevenson		
譯	者	戚建邦		
監	修	主編	天航	
封	面	插畫	星姆	
內	文	插畫	薩那	
裝	幀	設計	廖振堯、許立琦	
出	版	天航文創（南軟）有限公司（負責人：黃黎兼） 香港科學園科技大道西19號19W大樓6樓621室		
發	行	泛華發行代理有限公司 香港新界將軍澳工業邨駿昌街七號 電話：27982220【歡迎集體訂購查詢】		
承	印	美雅印刷製本有限公司		
出	版	日	期	2026年1月 初版

ISBN 978-988-76851-8-0

此故事之所有內容純屬虛構，如有雷同，實屬巧合。

版權所有，翻印必究 Printed in Hong Kong

插畫美術中介：飛天奶茶創作者事務所
<https://creators.flyingmilktea.com>